

●卷一

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礼，二府必进宫。天圣二年南郊，吕许公愿言之乃止。自是止加恩而已。（出宋敏求《春明退朝录》）按《国史》，太祖四郊，二府加恩而已，未尝进宫。太宗六行大礼，惟雍熙南郊、端拱田，二府进秩，其四郊但加恩。真宗初郊，惟二相进秩。其后三郊，两府始迁官尔。宋所记差误。

太祖少亲戎事，性好艺文。即位未几，召山人郭无为于崇政殿说书，至今讲官所领阶衔犹曰崇政殿说书焉。（出张芸叟《画墁录》）按《国史》，仁宗用孙宣公之请，以贾文元等四人为崇政殿说书，崇政殿说书自此始。抱腹山人郭无为乃太原宰相也。崇政在太祖时为讲武殿，太宗太平兴国八年五月始改。

唐至五代，国初，京师皆不禁打伞，自祥符后始禁，惟亲王、宗室得打伞。其后通及宰相、枢密。（出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）按《会要》，国初惟亲王得张盖。太宗时，始许宰相、枢密使用之。此云国初不禁，又云祥符后始及枢辅，皆误也。

乾德元年六月，命大理正奚屿知馆陶县，常参官知县自屿等始也。《注》、《实录》，建隆二年十一月，以祠部郎中王景逖为河南令，不知诸书何故乃言知县始此，岂令与知县不同乎？（出李焘《长编》）按，京朝官出为县令者不复带本官，自唐以来皆然。如建隆四年以水部员外郎李癸为浚仪令，兵部员外郎柴自牧为□□令之类。至是奚屿始带大理正出知馆陶县，故史臣云“常参官知县”自屿始也。然建隆二年六月甲寅，曹州冤句令曹陟以清干闻，擢左拾遗，知县事又在奚屿之前，则“常参官知县”不自屿始矣。岂非陟以就任改秩之故，不得为事始，而史臣特取“常参官自京都出知外县者”而记之耶？大抵国初之制，朝官出为县令则解内职，朝官出为知县则带本官。由此言之，令与知县不同甚明。

乾德三年春平蜀，蜀宫人有入掖庭者，太祖览其镜背云“乾德四年铸”，上大惊，以问陶、窦二内相，二人曰：“蜀少主尝有此号，镜必蜀中所铸。”上曰：“作宰相须是读书人。”自是大重儒臣。（出刘贡父《诗话》。脱心传按语。今本《中山诗话》阙）

王晋公祐事太祖为知制诰，太祖遣使魏州，以便宜付之，告之曰：“使还，与卿王溥官职”。时溥为相也，盖魏州节度使符彦卿，太宗夫人之父，有飞语闻于上。祐还，以百口保彦卿。帝怒，贬护国军行军司马，华州安置，七年不召。太宗即位，以兵部侍郎召，不及见而薨。初赴贬时，亲宾送于都门外，谓曰：“意公作王溥官职矣。”祐笑曰：“祐不做，儿子二郎必做。”二郎

者，文正公旦也。（出邵伯温《闻见前录》）按《国史》，开宝二年二月，以知制诰王祐知潞州。七月，魏帅符中令彦卿移镇凤翔。八月，王公自潞州移守魏。此时王祁公罢相已六年。晋公实自上党徙魏，不应云“奉使还，与卿王溥官职也”。符令传云，行至河南，以在告满百日免。明年，李庄武继勋镇大名，即魏州，晋公移襄州、潭州，代还，知吏部选事。六年，坐忤参知，（此时卢多逊）贬华州司马。不应云“自魏州使还即贬也”。晋公本传，太平兴国三年，自华州起知河中府。六年，召为左司员外郎。八年，迁中书舍人。雍熙三年，知开封府。四年，以病罢为兵部侍郎。据此，则晋公自华阴再起恰十年。邵谓“太宗即位，以兵部侍郎召，不及见而薨”者，谬误尤甚。

本朝父子状元及第，张去华、子师德，梁灏、子固而已。（出王明清《挥麈前录》）按，开宝二年，安德裕状元及第，五年，子守亮继之，凡三家。仲言遗其一耳。

《石林燕语》云，国初取士犹用唐故事，礼部放榜。开宝六年，李文正知举，下第进士徐士廉击鼓自讼，诏卢多逊即讲武殿覆试。于是再取宋准而下二十六人。自是遂为故事。《辨》云，时以李莹、侯陟、郝益考试，通得一百二十七人，并放及第。此云卢多逊覆试，又云再取宋准而下二十六人，皆非。

（出汪端明《辨石林燕语》）按，是举覆试，凡得进士二十六人，明经三十人，明礼十人，三史三人，学究十八人，明法五人，总诸科为百有二十七。叶公所云专指进士，汪公并诸科言之，是以不同也。

上命曹彬、潘美、曹翰收江南，以沈伦为判官，临行朝辞，赴小殿燕饯，酒半，出一黄帕文字，顾彬曰：“汝实儒将，潘美、曹翰桀悍，恐不能制。不用命者，望朕所在，焚香启之，自有处置。”诸人惶恐汗下。沿路或欲攻劫，及江南城破，李主出降，二人皆欲面缚之，曹王以所授敕欲宣读，事遂解。如此者数四。功成还朝，曹王面奏沿路及至军前将佐皆用命一心，乞纳所降特敕。后有旨宣赴后苑，酒半，诸人起纳敕，上令潘美启封，曹翰执读，执政环立。展示，乃一张白纸，众皆失色。上笑，再命饮，极欢而退。（出《建隆遗事》）按，此一事诸杂记多言之，互有不同。然以史考之，有可疑者：《太祖实录》，开宝七年九月癸亥，命颍州团练使曹翰率兵先赴荆南。丙寅，以宣徽南院使曹彬、马军都虞候李汉琼、判四方馆事田钦祚，同率军赴荆南领战，棹兵沿江而下。丁卯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潘美、步军都虞候刘遇、东上阁门使梁迥，并领军赴荆南。十月壬辰，彬等离荆南。甲辰，以彬为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，美为都监，翰为先锋都指挥使。当出军时，曹、潘二公盖先后受命。然武惠尝平岭南，为大将，恐太祖不应有是言。沈伦者，本名义伦，时已为集贤相，太宗即位，去义字。此云沈伦为判官，妄也。沈相乃伐西川

时为转运使耳。江南既平，曹翰攻江州，尚未下，九年五月屠之，六月赏功，为桂州观察使，判颍州。盖翰未尝还朝。此云美启封，翰执读，亦误矣。意者太祖此旨为曹翰、田钦祚辈设，而传者失之，不可不辨。

太祖遣曹彬取江南，潘美为副。太祖知美有谋难制，召二人升殿，谓曰：“但大使斩得副使，取得江南。”美震怖而出，由是迄无败事。（出《祖宗独断》）按《国史》，曹彬以宣徽使行，潘美以山南东道节度使，美不过阙也。太祖所言，盖翰、彬之副田钦祚等尔。

曹彬、潘美伐太原，将下，曹麾兵稍却，潘力争进兵，曹终不许。即归至京，潘询曹何故退兵不进，曹徐语曰：“上尝亲征不能下，下之则我辈速死。”既入对，太祖诘之，曹曰：“陛下神武圣智，尚不能下，臣等安能必取？”帝颌之而已。太祖亲征太原不能下，开宝二年春也。时曹武惠实掌兵扈驾。明年，命潘武惠伐岭南。四年，岭南严，留知广州。五年，兼岭南转运使。六年，还朝。七年，与曹武惠同伐江南诸国，八年克之，九年还朝。是岁，太祖崩。二公未尝共伐太原也。（阙书名。出王巩《随手杂录》）按《史》开宝元年尝伐北汉，李继勋为大将，曹王为都监。然上亲征乃在次年，此谓“神武圣智尚不能下”，盖误也。太平兴国四年，曹王为枢密使，潘武惠为北面都招讨制置使，二公同行。然是岁太宗乃亲平太原，亦与此录不合。又按，平晋之岁，太宗亲征幽州，不能下。雍熙三年，曹、潘二王同出，亦无功。疑所云“神武圣智不能下者”指此。然是役也，曹出山前，潘出山后，潘克云中五郡，以曹失律，遂班师，实不同行。此云“曹麾兵稍却，潘力争”，亦非也。曹既失律，召还下吏，责为卫将军。潘屯雁门如故，久之，乃入朝。此云“既还京，曹语潘”云云亦谬。

开宝后，命中书、枢密皆书《时政记》以授史官。（出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）按《实录》，景德三年五月丙午，枢密院始置《时政记》，月终送中书，用王文穆、陈文忠之请也。大中祥符中，又命直送史馆，非始于开宝后，叶误矣。

太祖即位后有旨，诸房子并称皇子、皇女。有言恐无差别，上曰：“犹子即子也。新得天下便生分别，朕不欲为也。”至太宗即位，分皇子、皇侄矣。（阙书名）按《史》，太平兴国七年以前，燕、秦二王及魏悼王之子皆称皇子，故魏悼王长子德恭初除贵州防御使，称皇第四子，与德昭、德芳同，而其长女亦封云阳公主，女婿韩崇业除右卫将军、驸马都尉，循故事也。七年夏，魏王得罪，下诏削其子女封爵，并云德恭、德隆宜称皇侄。于时，燕、秦二王已薨。此云“太宗即位，分皇子、皇侄”，盖误也。

国初取进士，循唐故事，每岁多不过三十人。太宗初即位，天下已定，有

意于修文，特取一百九人，自唐以来未有也。辨云，国初取进士，每岁有不特三十人者。（出汪端明《辨石林燕语》）按，太祖一朝放进士十五榜：李肃榜六人，刘察榜七人，苏德祥、李景阳、张拱榜皆八人，刘蒙叟、柴成务、安德裕、安守亮榜皆十人，张去华、刘寅榜皆十一人，马适榜十五人，杨砺榜十九人，宋准榜二十六人。惟开宝八年王嗣宗一榜放三十一人，叶不误也。

太宗初即位，张齐贤方赴廷试，太宗欲其居上甲，而有司偶失抡选，置于丙科。帝不说，有旨，一榜尽与京官、通判。文定得将作监丞，通判衡州，不十年，位宰相矣。（出邵伯温《闻见前录》）按《会要》，太宗所取进士，太平兴国二年吕文穆蒙正榜凡五人，第一等除将作监丞，今之宣义郎；第二等除大理评事，今之承事郎，并通判诸州。三年，胡秘监旦榜七十三人；五年，苏参政易简榜百一十八人，皆仿此例。邵氏谓以文定故，一榜尽与京官、通判者，谬也。文定实吕文穆榜第一等及第。是时止分两等，安得有第三甲也？后十五年，文定乃拜相。

旧时见任官应进士举，虽中选止令迁官，而不赐科第，不中者则停见任，其爱惜科名如此。自淳化后，遂皆赐第。《辨》云，太平兴国五年，单令东、周缮赐及第，余皆节度掌书记，非皆不赐第也。（出汪端明《辨石林燕语》）此所辨未尽。按《史》，不中者停见任，乃雍熙二年宋惠安、李文正两相之请，非旧皆如此也。真宗天禧二年，既申严其制，刘焘知制诰，又请已受荫者不许锁试，不行。明年，礼部贡院奏锁厅不及格人姓名，诏罚金十斤，今后不得应举。天圣四年，宋宣献为翰林学士，又请不及格人许再取应，从之。盖自雍熙至天圣四十余年未尝有停任者。

太平兴国六年九月，以石熙载充枢密使。《注》，熙载以文资正官充使，不知带检校官否。据《实录》、《会要》，不带检校官乃自钱惟演始。（出李焘《长编》）按，石公初自朝散大夫、刑部侍郎除中散大夫、户部尚书充使，又自金紫光禄大夫、户部尚书罢为仆射，皆不带检校官。盖前此文臣惟赵韩王尝充而不带正官，至是以尚书代检校官也。及祥符中，陈文忠、王文穆并使，真皇眷之厚，乃不去正官，而加检校太尉。自是寇莱公、丁晋公、冯魏公辈皆因之。文简谓“不带检校官自钱文僖始”，盖引祥符以来近例，失于参考耳。

太宗时，宋白、贾黄中、吕蒙正、李至、苏易简，五人同时拜翰林学士承旨。扈蒙赠之以诗曰：“五凤齐飞入翰林。”其后蒙正为宰相，黄中、至、易简参知政事，宋白官至尚书，老于承旨，皆为名臣。（出欧阳修《归田录》）按《国史》，此太平兴国八年五月事也。实李文恭穆与宋、贾、吕、李五公同入翰林，后二年，苏易简始为学士。

县吏受郡事而下之县者，今皆曰祇候典，讹也。《皇朝会要》，唐藩镇皆置邸京师，谓之上都留后院。大历十二年，改为上都知进奏院。《摭言》：夏侯孜仆曰，拟作西川留后官，以此言之，乃借唐藩镇留后吏目以为称，当曰知后典也。（阙书名。出程大昌《演繁露》。泰之，大昌字也）按《皇朝会要》，宋初缘旧制，藩镇皆置人为进奏官，军监、场务、转运使则差知后官，或副知掌之。太平兴国八年，汰进奏知后官，存百五十人，并充进奏官，罢知后官之名。咸平五年，复令进奏官各置守阙副知一名。泰之所云祇候典，当为知后者是矣，而以为法唐藩镇吏目以为称则误。盖知后官之名乃国初所创，下于进奏官一等，非唐之旧名也。

朱希真云，太平兴国中，诸降王死，其旧臣或宣怨言，太宗尽收用之，置之馆阁，使修群书。如《册府元龟》、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太平广记》之类，广其卷帙，厚其廩禄赡给，以役其心，多卒老于文字之间。（出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）按《会要》，太平兴国二年，命学士李明远、扈日用偕诸儒修《太平御览》一千卷、《广记》五百卷。明年，《广记》成。八年，《御览》成。九年，又命三公及诸儒修《文苑英华》一千卷，雍熙三年成。与修者乃李文恭穆、杨文安徽之、杨枢副砺、贾参政黄中、李参政至、吕文穆蒙正、宋文安白、赵舍人邻几，皆名臣也。杨文安虽贯浦城，然耻事伪廷，举后周进士第。江南旧臣之与选者，特汤光禄、张师黯、徐鼎臣、杜文周、吴正仪等数人。其后，汤、徐并直学士院，张参知政事，杜官至龙图阁直学士，吴知制诰，皆一时文人。此谓“多老于文字之间”者，误也。当修《御览》、《广记》时，李重光尚亡恙，今谓因“降王死而出怨言”，又误矣。《册府元龟》乃景德二年王文穆、杨文公奉诏修，朱说甚误。

张融自密直守蜀，归为枢密副使，建第差壮丽。太宗一日语融曰：“闻卿建第甚雄，朕方要一库未成，可辍之。”融即日迁居佛寺，今新衣库是也。

（出王巩《闻见近录》）按，陈和叔《拜罢录》，太宗朝副枢密者凡十七人，但有张逊、张宏，无张融也。《成都知府题名记》，太宗时亦无张融，但有张忠定耳。定国恐误。

寇忠愍为执政，尚少。太宗尝语人曰：“寇准好宰相，但年尚少耳。”忠愍乃服何首乌，而食三白，须发遂变，于是拜相。（出王巩《闻见近录》）按，寇公以淳化二年入宥府，时年才三十一。四年，以与张逊不协，罢。五年，复为参知政事，至道二年又罢。真宗咸平六年除三司使，景德元年八月自三司拜相，时年四十四矣。此所记皆误。

钱公若水为枢密副使时，吕相端罢。太宗明日谓辅臣曰：“闻吕端命下哭泣不已。”钱公厉声曰：“安有此！”退谓诸公曰：“我辈眷恋爵禄，上见薄

如此。”遂力请罢。（阙书名。出王巩《闻见近录》）此亦谬误。按，钱公以至道元年正月除同知枢密院事。四月，吕公相。三年三月，太宗崩。六月，钱公罢。咸平元年十月，吕公免相。皆与此不合。

唐有翰林侍书学士，柳公权尝为之。太宗以王著为卫尉寺丞、史馆祗候，使详定《急就章》等。后遂以为翰林侍书，而不加学士之名，盖惜之也。（出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）按，柳诚悬书何进滔等碑，并云翰林学士承旨兼侍书，无学士字。《唐史》本传，诚悬初为侍书学士，耻以技进，求换散秩，改弘文馆学士。文宗立，复召侍书，充书诏学士。据此，则侍书带学士，或不带，未足为重轻。况国初翰林侍读、侍讲亦不带学士字，与侍书同，非谓靳之也。

咸平元年，上自即位以来，夜则召儒臣询问得失，或至夜分，其后率以为常法。《圣政录》云，召侍讲、侍读学士。二年七月，始置讲读学士，此时未有，今改为儒臣，庶不相妨。（出李焘《长编》）按，翰林侍读学士，唐开元中置，王涯、权德舆等尝为之，后废。太平兴国中，太宗复置翰林侍读，以吕文仲为之。寻又改为侍讲，迄真宗不易其任。石守道所谓讲读学士，即指此尔。

张忠定为御史中丞，弹奏张丞相齐贤，齐贤深以为恨。言于上曰：“张咏本无文，凡有申奏，皆婚家王禹代之。”禹前在翰林，作《齐贤罢相制》，其词丑诋，故并欲中伤之。公闻自辨，因以所为文进。上大说。（出王辟之《渑水燕谈录》。脱心传按语）

祖宗时虽有磨勘法，然自朝官以上悉中书行之，盖以别流品耳。至道二年，太宗祀南郊，百官皆进秩。时寇莱公参知政事，素所喜者多得台省清要官，所恶及不知者即序进之。广州左通判、右正言冯拯转虞部员外郎，右通判、太常博士彭惟节乃转屯田员外郎。惟节自以素居冯下，章奏列衔皆仍旧不易。莱公怒，特诏冯毋得乱经制。冯愤，因上疏极论寇公擅权。太宗由是怒，寻命出守。此《国史》所书也。仲言谓“磨勘吏部成法，非宰相所专”，乃元丰官制后事，岂可谓蔡书抵牾耶？（阙书名）按，今郎官二十四阶，易以三朝郎、右正言。太常国子博士阶易以一承义郎。故磨勘止在吏部而已。蔡书诚有抵牾者，不在此条。

王沂公青州发解，及南省、廷试皆为第一。中山刘子仪时为学士，戏语之曰：“状元试三场，一生吃着不尽。”公正色曰：“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饱。”（出魏泰《东轩笔录》）按《国史》，沂公以咸平五年第进士，后十八年，刘子仪始为学士。按刘子仪咸平元年及第，在沂公前四年耳。天禧四年，子仪为学士，此时沂公执政久矣。

寇忠愍公判天雄军，王文康公为转运使，奏公僭侈，太宗怒，问翰林承旨王明，明曰：“此耳。”太宗从之。公后以女适文康，及谪雷州，赖文康当国，故得不死。（出《蒋魏公逸史》）按，寇公在长安，走马，承受奏其僭侈，真宗以问王魏公旦。旦奏云云。及谪雷州，王文康为密直，亦坐累免。蒋误记也。又，《国史》，寇公判天雄乃祥符初事，是时晁文元、李昌武、杨大年在翰苑，亦无王明。明初自右职换礼部侍郎，未尝入北扉，不知蒋何以卤莽如此。

北虏讲和，王文正、李文定俱秉政，文定曰：“外宁必有内忧，三十年后东封西祀方在公等之手，吾不见也。”文正为相，果有东封西祀之事。（阙书名。出朱弁《曲洧旧闻》）按，契丹讲和在景德元年，后十二年，李公始自陕西都转运使入翰林为学士，此事当指李文靖。

真宗既与契丹和亲，王文正公问于李文靖公曰：“和亲何如？”文靖曰：“善则善矣，但恐人主侈心生耳。”文正亦未以为然。及真宗晚年，多事巡游，大修宫观，文正乃潜叹曰：“李公可谓有先见之明矣。”（阙书名。出司马光《涑水记闻》）按《国史》，景德元年十二月，契丹平，此时李文靖之薨久矣。

王沂公久在外，意求复用。宋宣献为参知政事，甚善吕许公，许公时为昭文相，为沂公言曰：“孝先求复相，公能容否？”吕公许诺。宣献曰：“孝先于公交契不浅，果许，则善待之，不宜如复古也。”（谓李文定）吕公笑然之。遂奏言王曾有意复入，上许之。吕公愿以首相处之，上不可，许以亚相。乃使宣献问其可否，沂公无所择。既至，吕公专决，事不少让，二公又不协。

（出苏辙《龙川别志》）按《国史》，景元年八月癸亥，枢密使王文康公薨。是月庚午，召王沂公于河南，为枢密使。明年三月，李文定公自集贤相罢，沂公以次辅代其位，恐非求复入也。癸亥、庚午相去七日尔，岂容往来问可否耶？既因人而求相，又居右而不择，沂公决不然。文定所记，疑得之张宣徽，大不可据。

真宗大渐之夕，李文定与宰执以祈禳宿内殿。时仁宗幼冲，八大王元俨有威名，以问疾留禁中，累日不肯出，执政患之。偶翰林司以金盂贮熟水曰：“王所需也。”文定取案上墨笔搅水中，尽黑，令持去。王见之大惊，意其有毒也，即上马去。（出邵伯温《闻见前录》）按，真宗以乾兴元年二月崩，此时李文定得罪，黜知郢州久矣。

枢密使罢政降麻，熙宁间吕惠穆公弼因争新法求去，王安石阴沮之，令送舍人院命词，此恩例遂废。（阙书名）按，国朝故事，枢密使以使相若节度使罢。又，枢密使带平章事而罢为散官，则学士院降麻。若枢密使不带平章事而

以散官罢，则止舍人院命词。考之《实录》，太平兴国六年，楚景襄罢为上将军；皇五年高文庄、嘉四年田宣简罢为观文殿学士，皆不降麻。惟太平兴国八年石元懿以仆射罢，太宗眷之厚，乃降麻耳。外此降麻者十八人：吴侍中、李元靖、曹武惠、王忠肃、寇忠愍、曹襄悼、钱文僖、张荣僖、杨恭毅、王康靖、夏文庄、狄武襄、王武恭、贾文元、宋元宪、张康节、富文忠、文忠烈，盖皆以使相若节度使罢，故诞告焉。大中祥符七年，王文穆、陈文忠罢为尚书；八年，陈文忠再罢为仆射，皆降麻者，以二公悉带平章事故也。若楚景襄等则皆不降麻。旧典明甚，岂特吕宣徽哉？况吕以观文殿学士罢，正与田、高二公所除官同，似非介甫沮之也。淳化三年，王显罢，苏易简草麻，盖以建节之故。

谏议大夫张师德谒向文简公曰：“师德两诣王相公门，皆不得见，恐为人轻毁，望公从容明之。”一日，方议知制诰，公曰：“可惜张师德。”向公曰：“何谓？”公曰：“累于上前说师德名家子，有士行，不意两及吾门。状元及第，荣进素定，但当静以待之耳。若复奔竞，使无阶而进者当何如也？”向公方以师德之意启之。公曰：“某处安得有人敢轻毁！”向公自称师德适有阙望，公弗遗。公曰：“第缓之，使师德知聊以戒贪进，激薄俗也。”（出《王文正遗事》）按《实录》，张尚贤以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及第。《掖垣丛志》，尚贤以天禧二年十一月知制诰，此时及第才七年耳。前一年，王公已免相，是时阁下乃盛文肃度、刘子仪、陈知微、王章惠随、夏文庄竦，凡五人。若有阙，则尚贤资甚浅，恐亦未在议中。曾子固《隆平集》云，尚贤守道不回，执政不说，在西掖者九年。如此，则似非奔竞者。

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十二月，张齐贤卒。齐贤以右仆射奉朝请，与宰相向敏中争娶薛惟吉妻，敏中坐此罢。（阙书名）按，此咸平五年十月事也。张公实判永兴军。今云仆射奉朝请，盖误。

杨文公在禁林，真宗欲立章献为后，朝议欲得公作册文，使丁晋公谕旨，召至中书。扣所坐之床曰：“幸得联此坐矣。”公曰：“相公失言。”竟不撰册，公亦罢去。王文正在中书时，已立章献为宸妃矣，公亦短之。（阙书名）按，本朝故事，中宫册文多命二府大臣为之，学士但草制耳。然章献为后时，实不受册，文公盖不草制也。况是时王文正为首相，丁崖州但参知政事，何以独召文公至中书谕旨耶？章献但为德妃。明道初始创宸妃之名，以封章懿。此亦误也。

刘子仪在南阳，以翰林学士召，中途改知成都。弥年，又召为学士，至西京，复加两学士，知郑州。《谢表》云：“蓬山已到，屡为风引而回；长安甚遥，但觉日边之近。”（阙书名。出洪遵《翰苑遗事》）按《国史》，刘子仪

天禧四年自正字除翰林，明年出守合肥。乾兴元年复入翰林，顷之以中丞罢，又知汝阴。天圣五年，三入为学士承旨，六年知庐州，以老罢。八年薨。据此，子仪实三入翰林，未尝守南阳、成都及郑州，亦未尝“加两学士”。曾记误也。（按《遗事》引曾纁《南游纪旧》）据此谢表，乃宋子京。然宋实自真定移守成都，自成都召为三司使。以言者论列，改三学士，知郑州，亦与曾所记不合。

国朝宰执未有兼东宫职事者。天禧末，仁宗初立为皇太子，命宰相丁谓、冯拯兼少师、少傅，枢密使曹利用兼少保，而任中正、王曾为参政，钱惟演为枢副，皆兼宾客，前此所无也。（出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）按，仁宗初立为太子，李文定以参政兼宾客。后二年，李迁集贤相兼少傅。其年十一月，皇太子听政，遂命宰执悉兼东宫官。叶所云误。

王沂公当轴，尤抑奔竞。张师德久次馆阁，博学有时望，而不事造请，最为鲁简肃公深知。一日，中书议除知制诰一人，鲁盛称张才德，沂公以未识为解。鲁屡讽张往见沂公，公辞不见。他日，谓鲁曰：“张君器识、德行足以为此，但尚有请谒耳。”逾年方命掌诰。沂公之取人如此。故当时士大夫务以冲晦自养。（出《澠水燕谈》）此尤谬误。按，张尚贤入西掖，戊午冬也。王孝先拜相，鲁贯文参大政，壬戌秋也，相去五年。

宋绶草丁谓贬辞，曰：“无将之戒，深著于鲁经；不道之诛，难逃于汉法。”天下快之。（出《丁谓传》）按，《实录》载谪词首云：“无将之戒，旧典甚明；不道之辜，常刑罔赦。”此承《龙川志》之误而不之考。

丁晋公自平江军节度使除兵部尚书、参知政事，节度使当降麻，而朝议惜之，遂止以制除。近者陈相执中罢使相除仆射，乃降麻；庞相籍罢节度使除观文殿大学士，又不降麻，盖无定制也。（出欧阳修《归田录》）按唐制，节度使除仆射、尚书、侍郎谓之纳节，皆不降麻，止舍人院出制。国朝故事，罢使相则降麻，赵韩王、陈恭公、富文忠、贾文元、王文公是也；罢节度使则不降麻，李从善、李元靖、丁晋公、庞庄敏是也，安得谓无定制哉！韩忠献自武康军节度使除三司，降麻，非旧制也。盖中书之误，而学士无正之者。又丁自保信军节度使除吏部尚书参政，此云自平江节度除兵部，亦误。

祖宗朝，宰相罢免，惟赵中令得使相，余多以本官归班，参、枢亦然。天禧中，张文节始以侍读学士知南京。天圣中，王文康以资政殿学士知陕州。自庆历后，解罢免率皆得职焉。（出宋敏求《春明退朝求》）按，参知政事罢政得职名，自景德二年王文穆始。庆历以前，执政若薛简肃、宋宣献、李康靖、晁文庄之流，皆得资政殿学士。盖祖宗故事，参、枢善罢，例皆进秩。太宗执政三十九人，惟王永图、陈晋公、李文靖、贾媯民、寇忠愍、温恭肃六人以本

官罢，外此无不进秩者。

章郇公以侍郎为参知政事，吕申公鄙其为人，时宋宣献以尚书为枢密副使，申公即以为参知政事，欲以逼公。公之亲友皆劝公引去，公不为动。久之，宣献卒，乃求避位。申公深愧之，言于仁宗，留之不遣。及申公薨，公遂秉政。（阙书名）按，此一段谬误尤甚。据《国史》，章文宪，景三年自学士承旨除同知枢密院，宝元元年拜相，未尝为参政也。又章拜相乃继王章惠、陈文惠之后，此时吕文靖为北京留守，实未薨。章、吕未尝相继秉政。宋宣献明道二年以侍郎参知政事，是时章郇公才入翰苑。康定元年，宋宣献以尚书再为参政，是时章郇公已位丞相。宋公尝知枢密院事，亦未尝为副枢也。

●卷二

仁宗天圣元年正月壬午，度支副使陈尧佐兼知制诰。故事，知制诰皆先召试于中书，尧佐预修《真宗实录》，特免试焉。（出李焘《长编》）按，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，本朝知制诰，循唐制不试。雍熙初，太宗以李文靖公沆与宋、王化基为之。化基上章辞不能，乃使中书并召试制诰二首，遂为故事。宋元宪撰《掖垣丛志》言，梁周翰老于文学，杨亿望实素著，尧佐以与修《实录》，皆免试焉。欧阳公谓有国百年，不试而命者才三人，盖误也。其后苏子瞻、刘贡父、许冲元、邓温伯亦不试而除。

章懿之崩，晏殊撰志文曰：“生女一人，早卒。无子。”仁宗恨之。及亲政，内出志文以示宰相，吕文靖解之，上默然，乃命殊出守金陵。如许公保全大臣，真宰相也。及殊作相，八王疾革，上往问疾。王曰：“叔久不见官家，不知今谁作宰相？”上曰：“晏殊也。”王曰：“此人名在图讖，胡为用之？”上并记志文事，欲重黜殊。宋祁草麻力争之，乃降二官，知颍州。词曰：“广营产以殖私，多役兵而规利。”以他事罪之，殊免深谴，祁之力也。

（出苏辙《龙川别志》）按《国史》，明道二年三月，章献崩。四月乙未，宰相吕夷简判澶州，执政晏殊等五人皆迁一官。罢恐非缘志文事也。是时，许公例罢去，安得救解元献耶？庆历四年正月，燕王薨。九月，晏公乃罢相，实用蔡君谟、孙之翰章疏也。“殖私”“规利”亦章疏中语。文定所记二事皆误。

曾布云，晏元献当国，宋子京为翰林学士，晏爱宋之才，雅欲旦夕相近，遂税一第于旁近，迁居之。遇中秋启宴，召宋，出妓，饮酒赋诗，达旦方罢。翌日，晏罢相，宋当草词，颇极诋斥，至有“殖私”、“规利”之语。方子京挥毫之际，宿醒尚在，左右观者亦骇叹。（阙书名，出魏泰《东轩笔录》）按，“殖秘”、“规利”章疏中语也。元献实以九月十二日罢，去中秋远矣。苏子由谓景文救解元献，曾子宣谓景文诋斥晏公，二者皆误。

明道二年七月，有诬谏官阴附宗室者。往时孙祖德知谏院，范仲淹为左司

諫，不知宗室谓谁，当考。（出李焘《长编》）按，范文正自开封贬知饶州，吕夷简执政，以仲淹尝密请立皇太弟侄，此景三年四月事也，距明道才三年耳（《长编》宝元元年亦载此事）。岂潜者之言，久已先入耶？

往时学士入札子不著姓，但云学士臣某。先朝盛度、丁度并为学士，遂皆著姓以别之。其后遂以为故事。（出欧阳修《归田录》）按，《学士年表》，盛文肃景二年已迁参知政事，明年丁文简始入翰林，二公未尝并直也。

仁宗时一岁大旱，时相希温成旨（时相谓贾文元），请出宫人以弭灾，上从之，雨未应。上问台官李柬之，柬之曰：“惟策免之议未行耳。”是夕锁院，时相出判北京，雨遂霁。（出王巩《闻见近录》）按，贾文元之罢，用中丞高文庄之议也。文元与吴正肃公不协，数争事上前。文庄谓大臣廷争为不肃，则雨不时若，因而罢之。《国史》所载如此。

庆历中，郑天休诸公复会李氏第，既退，达晓，道遇李翰林造朝，事遂喧传，言者论之。宰相吕许公曰：“臣观赴会者姓名，皆举朝贤俊，安得许多人代之？愿召至中书戒励。”上从之。既召诸公，无一人至者。（出王巩《闻见近录》）按，庆历元年五月庚午，权三司使叶清臣知江宁府。辛未，参知政事宋庠知扬州，枢密副使郑戡知杭州。时宰相以庠、戡、清臣皆同年及第，而并据要地，以为朋党，故出之。此《仁宗实录》中语也。时吕公位昭文，定国之言为吕公地耳。然郑文肃、宋元宪皆已执政，可召之戒励耶？

张安道云，吕申公免相，晏元献为政，富郑公自西都留守入参知政事，深疾申公，乞多置諫官以广上听。上方向之，而晏公深为之助，乃用欧阳修、余靖、蔡襄、孙洙等为諫官，諫官之势自此日横，于是私说遂胜，而朝廷轻矣。（出苏辙《龙川别志》）按，庆历三年三月戊子，吕公罢，章郇公、晏元献并相，富郑公自侍读学士除副枢密，固辞。癸亥，王懿敏、欧阳公、余襄公并知諫院，此时富公未受命也。四月己酉，蔡君谟知諫院。八月丁未，富公始复枢密副使，孙威敏公庆历元年已知諫院，此时出为两浙提刑。张公误记矣。

庆历中，亲事官乘醉入禁中，仁宗皇帝遣谕皇后、贵妃闭阁勿出。后谨听命，张贵妃直趋上前。明日，上对辅臣泣下，辅臣亦泣。首相陈恭公毅然无改容，上谓“贵妃冒不测而来，斯可宠也”。枢相乘间启废立之议。张文定得其说，即诣恭公以为不可，恭公持议甚坚。久而上复问之，梁相适进曰：“一之已甚，其可再乎？”声甚厉。既退，上留适曰：“朕止欲稍加妃礼，本无他意，卿可安心。”群论遂止。（出王巩《闻见近录》。脱心传按语）

陈恭公当国，曾鲁公由修注除待制。恭公弟妇，王冀公孙女，曾出也。恭公谓妇曰：“曾三徙官，喜否？”答曰：“三舅甚荷相公收录，但太夫人不乐。责三舅曰‘汝三人及第，必是全废学。丞相姻家备知之，故除待制也。

’ ”恭公默然。未几，改知制诰。盖恭公不由科举，失于夷考耳。（阙书名。当出赵子崧《朝野遗事》）按，曾鲁公自修注当迁舍人，时首相贾文元，与曾皆陈崇公尧咨之婿，以亲嫌为请，乃除待制。庆历五年也。明年，文元罢，曾复为舍人。赵所记差误。

庆历八年三月甲寅，御史中丞鱼周询答手诏所问，居数日，复上对曰：“近枢密院改内省条令，似与曩者负罪之人预为复进之地，中外喧然，以为不可。”枢密院改内省条令不见于《实录》，当考。（出李焘《长编》）按，此月丙寅，诏枢密院内臣诸司使副在边五年而无过者，遇带御器械阙，以名次取旨带御器械。五年而无过者，遇内侍省押班阙，亦如之。其内侍押班以上，并听特旨，乃除。此《仁宗实录》所载也。丙寅在甲寅后十二日，周询所条对当在三数日后，其复上对又居数日，则所言必指此耳。

唐子方言文潞公，仁宗大怒，顾召宰相。时宰相晏殊、文彦博皆在，枢密使庞籍以使相在殿傍，闻语高，亦登对，叱令下殿。（阙书名）按，晏元献公庆历四年罢相，去此十年矣。庞庄敏时亦不带平章事。

皇二年二月丙寅，追封故相臣王曾妻南阳郡太君蔡氏为莒国夫人，继室赞皇县太君李氏为沂国夫人。曾弟天章阁待制、右谏议大夫子融辞一官，乞追封之。《注》，曾为宰相有年，何以妻无封，而子融为请，当考。（出李焘《长编》）按，国朝旧制，大臣封妻，则先亡者不得封。故宋子京为沂公《墓志》云，公始合姓于蔡，又合姓于李，继室以其妹，后夫人独偕老，故启许国享脂田焉。据《史》，蔡、李二夫人皆称太君，则必以其子升朝而加赠，是以未得国名也。仁宗以后，大臣妻存亡者皆得国封，视旧制为优，但未见所始耳。

皇四年二月，傅永为户部副使。初，关中用折十铁钱，盗铸不可胜计，公私患之。永请变钱法。至境问民所乏，贷以各种粮钱，令麦熟纳偿，而薄其息，民大说。永亟檄州县，凡散二百八十万缗大钱悉尽，乃以闻。已而朝廷变法，遂下令以小铁钱三折大铁钱一，民出不意，破产失业、自经死者甚众，而盗铸亦以衰止。《注》，永前贷民大钱，今但取小钱，又以小钱三折当大钱一，其名似优贷者，其实阴夺盗铸之利也。《永传》载此事殊不了了，今略加删润，使易晓。（出李焘《长编》）按，此傅永设策以罔民也，解之误矣。永初议废大钱，以官积大钱多，虑亏国计，故先以贷民而后更法。方其贷时，出大钱二百八十万，寻遂更制，则民间实止为八十四万缗尔。其后县官但按元籍取偿，故民不意破产失业，至于自经。使永出十而取三，则何用亟檄州县尽散大钱乃以上闻？使贷者得大钱万，而偿小钱三万，则当乐输矣，而何为失业、自经耶？故政和中改当十大钱为当三，先数日，执政争辇大钱市金银，既而敕下，中外传以为笑，即此比也。永之策大抵使官无所亏，而民受其患，实甚误矣

。至和元年八月，梁适除观文殿大学士。《注》，《碧云》言，适除大观文由内降。按，旧相除观文殿大学士，非异恩也。疑《碧云》毁适太甚，今不取。（出李焘《长编》）按，梁庄肃罢相，七月戊辰也；除观文殿大学士，八月丙午也，相去才三十几口。故事，宰相以言罢，其除职未有如此之遽者，当是内降不疑。以例考之，晏相殊罢政，后历三州，始除观文殿大学士。杜相衍终身不除职。庞相籍罢政后，二年始除节度使，知并州。皆十年内事耳。梅圣俞当有所据而云。

至和元年九月，吕溱、王洙并为翰林学士。故事，翰林学士六员，时杨察、赵概、杨伟、胡宿、欧阳修皆为学士，于是察加承旨，洙盖第七员也。温成皇后之丧，洙附会时事，钩摭非礼，陈执中、刘沆喜其助己，故擢洙员外，议者非之。（出李焘《长编》）按《学士年表》，太平兴国八年五月，在院学士李文恭、王文安、吕文穆、贾炳民、李言几，凡五人。而扈日用为承旨，徐鼎臣兼直院，盖七人也。庆历八年十二月至皇元年三月，在院学士王文安、孙文懿、赵康靖、钱修懿、叶道卿、彭利建及杨公伟，凡七人。嘉元年二月至二年七月，在院学士赵康靖、胡文恭、欧阳文忠、孙文懿、王文恭、曾宣靖及杨公伟，亦七人，非始于王原叔也。《三朝会要》云，学士无定员，焘所云盖据王岐公《续会要》所书尔。

仁宗至和中铸钱，文曰“至和元宝”、“至和通宝”，皆真篆书二品。“至和重宝”真书一品。嘉元年铸钱，文曰“嘉元宝”、“嘉通宝”，并真篆文二品。（阙书名。脱心传按语）

嘉元年，范镇请立皇嗣疏。《注》：周王薨，真宗养宗室子。当考。（出李焘《长编》）按，真宗皇帝圣嗣未立，尝以绿车髦节召濮安懿王养之宫中。蜀公所言盖指此也。

进退宰相，其帖例草仪皆出翰林学士。旧制，学士有阙，则第一厅舍人为之。嘉末，王荆公为阁老，会学士有阙，韩魏公素忌介甫，不欲使之入禁林，遂以张方平为承旨，盖用旧学士也。既而魏公罢政，议论皆出安道之手。

（阙书名。出魏泰《东轩笔录》）按《内外制题名记》，雍熙二年，学士扈日用罢，苏太简自第三厅舍人代之，而赵昌言、宋准皆位太简上，不问也。淳化二年，学士阙，召韩丕谏议及毕文简为之，而躡向文简。四年，韩、毕罢，钱宣靖为第二厅舍人代之，而遗柴成务。至道初，钱公入宥府，宋持正、王元之以第三第四厅继之，而复遗吕之、和蒙。其后，若祥符中李相州、王沂公并入翰林，而躡朱阁老巽。天圣中，钱希白、蔡文忠、章文宪继除学士，而躡张阁老尚贤。如此者多矣。治平初，王荆公除内艰，累召不至。若便除北扉，恐无

此例。韩公虽忌王，然以故事考之，未见其失。《仁宗实录》，天圣四年五月丁丑，蔡齐、章得象并为学士，时舍人院无知制诰，特诏学士夏竦草词。按，张师德此年闰五月辛未始以左谏议大夫出院，盖此时师德正移疾耳。

治平四年十一月，知谏院陈荐、杨绘皆请治薛向、种谔之罪，以安夏人，不听。（阙书名。出李焘《长编》）按，陈荐知谏院在熙宁元年正月，其二月，种谔乃贬，此不当附在四年，又云不听也。

熙宁元年七月戊戌，知谏院钱公辅言，祠部遇岁饥、河决，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，请自今恩赐度牒皆减半，从之。《注》，前此未尝书卖度牒，因公辅言，表而出之。鬻度牒盖始此年。（阙书名。出李焘《长编》）按《实录》，治平四年十月庚戌，赐陕西转运司度牒千，余谷振济。此云始于熙宁元年，盖误。

龙衮著《江南野录》云，欧阳观义行颇中典，先出其妇，有子登科，诣之，待以庶人。观乃文忠父，文忠自识其父墓，初无出妇之玷。衮与文忠为乡曲，岂非平时有宿憾与？夫祈望不至云尔。不可不为之辨。（出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）按欧阳公《泂冈阡表》，以熙宁二年立，而云既葬之六十年，逆数之，葬时公才四岁耳。《表》中虽不见出妇事，然以《志》考之，观年五十九卒官，而郑夫人年方二十九，必非元配。盖观已出妇，其子固难言之。欧阳公撰《族谱》云观二子，丙当是其前妇之子，所谓卒赖以葬者也。文忠后任丙之子嗣，立为庐陵尉，见焚黄祭文中。又文忠《贬滁州谢上表》云，“同母之亲，惟有一妹”，足见丙为前母之子无疑。仲言虽欲为欧阳公讳之，其意甚美，然非事实。况观之前妇实有过，亦未可知。孔子、子思尚明言之，特欧阳公不可自言，他人何讳之有？

祖无择知杭州，王介甫恶之，监司承风旨，以赃滥闻。遣御史王子韶按治，锻炼无所得，坐遗游客酒三百小瓶，责节度副使安置，士大夫冤之。同时有知明州苗振，监司亦因观望发其赃罪，朝廷遣张横渠先生按治，悉平反之，罪止罚金。其幸不幸有如此。（出邵伯温《闻见前录》）按《实录》，熙宁二年九月，诏御史王子韶体量苗振不法事。闰十一月，命沈衡鞫祖无择于秀州，徐九思鞫振于明州，皆以王子韶得其不法事故也。寻改命张载劾振。明年七月，无择贬散官，居寿州。九月，振贬散官，居复州。邵实甚误。

王安石荐李定，陈襄弹之，未行，间除御史。宋次道、李大临、苏子容不草制，封还之。其后摄官修起居，章衡行下。贤不肖于此可见。（出韩编《器之语录》）按，李資深制，乃直舍人院蔡仲远行之，非章衡也。

国朝致仕官带职，欧阳公始以太子少师带观文殿学士致仕，示特恩也。故《谢表》曰：“道愧师儒，乃忝春官之峻秩；身居畎亩，犹兼书殿之隆名。

”自是以为例。（出王明清《挥麈前录》）按，国朝臣僚带职致仕，自熙宁四年二月王仲仪始。是年六月欧阳公乃还政，非事始也。

熙宁四年十月庚申，利路转运判官、屯田郎中鲜于侁先权发遣转运副使。初，诏诸路监司各定助役钱数，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，侁先以为本路民贫，二十万足矣，与瑜议不合，各具利害奏。上是侁先议，因以为诸路率，仍罢瑜，而侁先有是命。又云，邓綰言瑜务聚敛，提刑周约同签书，乞重黜以警诸路，瑜、约皆坐责，寻复之。（出李焘《长编》）按《实录》，此年十月丁巳，利路转运判官鲜于侁先为副使，后二十日丁丑，利路转运使李瑜以判三司都理欠凭由司召，乃是美迁。明年四月戊午，御史张商英言，知州周永懿以赃败，转运使李瑜、提刑周约尝交章荐举，不可不惩。诏狱具，取旨后，瑜约及同提刑罗居中皆坐夺一官。据此，则初不缘役钱，二书皆误。

熙宁四年十一月，太学讲官六员：焦千之、王汝翼、梁师孟、颜复、卢侗皆罢，独留苏液。（出李焘《长编》）按《实录》，十一月戊申，判国子监常秩言，考定直讲焦千之、王汝翼为上等，梁师孟、颜复、卢侗为下等，诏悉罢之。是年十月丙辰，苏液已先除枢密院检详文字，未尝留液也。《元实录》差误，绍圣史臣已辨之，子贞复又误矣。据绍圣元年中书舍人、同修《国史》蔡卞奏，一，取到国子状苏液，熙宁三年离监，千之等系四年十一月罢职。今修《实录》官称留液，未悉凭何文字修纂。

熙宁五年三月戊戌，富弼授司空兼侍中，致仕。（阙书名）按，富公实以衮钺挂冠，此云左貂，盖误。

熙宁五年九月，先是检正官章使湖南，张商英为通川县主簿，嘉其才而荐之。（阙书名）按，章子厚以五年七月使湖北，张天觉四年十二月已除中书检正官。盖子厚四年三月使渝州时荐之，此误记也。商英时为武宁军节度推官，知渝州南川县。

熙宁六年，北人遣萧禧来议地界事，诏韩玉汝馆伴。至驿，神宗令李舜举以朱笔画一图子示禧，依此分拨。舜举初不与馆伴议，遽出图，韩急顾舜举，取置怀袖。禧果欲索看，韩云：“李御药自与某论它事。”即已，因入奏，面陈山川形势，纤悉皆系利害，不可轻许。神宗云：“卿言大是，朕思虑初不至此。”（阙书名。当出赵子崧《朝野遗事》。又《韩庄敏遗事》，见李焘《长编》注）按《史》，熙宁七年三月丙辰，辽主使兴复军节度使萧禧来求蔚、应、朔三州并边之田。先是，正月丁未，命知忻州萧士元、枢密院兵房检详文字吕大忠与北人议地界。禧既至，后五日，又命太常少卿刘忱同商量。癸亥，入辞。报书曰：“窃惟两朝抚有万宇，岂以尺土之地而轻累世之欢？当遣官司各加覆视，傥事由夙昔，固难徇从，或诚有侵逾，岂吝改正。”甲子，遣天

章阁待制、河北都转运使韩缜报聘。大忠乞命枢密院录前后诏据文字，令缜赍至北庭，使辽主知本末。其后，缜至辽，不果致，但与押燕蕃相仲熙略相酬对而还。四月丁酉，辽主遂遣枢密副使、同平章事萧素来议地界于代州境上。素自以使相，欲主南面，忱等不许。事闻，九月戊申，诏忱与素等会于大黄平，用宾主礼相见。时大忠以忱去，诏忱持议。不谐，则许以南北堡铺中间为两不耕地；又不可，则以中间为界。素不从。朝议以士元失辞，十一月丙申，起复大忠阁门副使，知石州，代士元议事。忱与素三会于大黄平，素漫指分水岭为界，忱不许，相持久之。八年三月庚子，辽主再使禧来聘，书词不逊。于是王安石再入相，曰：“将欲取之，必姑予之。”辛丑，诏辅臣及忱、大忠同对资政殿。二人执不予，安石不然之，更遣缜及枢密都承旨张诚一乘传至河东，与辽人会议。大忠又言：“辽人所求地，西起雪山，东接双泉，为地五百里，不可听。”又言：“辽人利吾金帛，兵弱而惰，城池器械不精，民苦虐政，又虑西夏、鞑靼乘之，其不可动者五，请姑以五寨及治平中所侵十五铺予之。”安石不从。己酉，诏大忠持余服。缜将行，上遣禧复命，禧不听，又遣内侍李舜举谕以长城连六蕃岭许之，禧不受命。壬子，诏辅臣对资政殿。癸丑，命知制诰沈括报聘。戊午，括等对资政殿，时禧留京师已逾月，上许以辽人见开濠堑及置铺所在分水岭为界，又以报书示之。丙寅，禧乃辞去，括亦行。七月丙子，遣缜河东分书。戊寅，又遣四方馆使李评。十月己酉，又遣枢密承旨曾孝宽。十二月辛亥，缜画地界还，除群牧使。十年六月戊寅，缜以分画之劳，赐金带。十二月癸巳，上地图。盖自七年之春至十年之冬，前后历四年，而地界始毕，凡东西弃地七百余里。其后元间台谏累章劾缜奉使辱国而罢相者，此也。伯山谓玉汝馆客时持不许之论，上以为然，全失其实。

地界事久不决，神宗令近刘惟简赍手札责韩玉汝云：“疆事访问文彦博、曾公亮，皆言南北通好百年，生灵得以休息。有所求请，当且随宜应副。朝廷已许，而卿犹固执，万一北虏生事，卿家族可保否？”韩具奏：“敌情无厌，累朝以来常患应接太遽，致令得遂狡谋。臣不敢以家族为虑，上误国事。”上察其忠，赐以御眼貂裘。（阙书名。出《韩庄敏遗事》）按，熙宁七年十月壬申，上以北人诡词求地不已，遣使问韩、富、曾、文四公于外。韩忠献言：“北人见形生疑，谓我有复燕、蓟之意。其事有七。宜遣使报聘，谕以疆土素定，其可疑之形，如将官之类，则因而罢之。”富文忠言：“朝廷诸边用兵，敌所以先期启衅。不若委边臣持旧来图籍与之诘难。万一入寇，但严兵备之。”文忠烈言：“敌人之请，宜以誓书折之。若萌犯顺之心，当豫严兵备。”曾宣靖言：“宜遣人报聘，以不可侵越谕之。万一犯边，先绝其岁赐。”盖四公悉持不予之论。此云“文曾皆言宜随宜应副”，妄矣。

冯当世为枢密使，三司火，神宗御右掖门视之，顾近曰：“急促马步司，就近遣两指挥兵士救之。”当世奏曰：“故事，发兵须得枢密院宣旨，近臣传宣发兵，此事不可启。”上然之，即于榻前出宣，付近而出。神宗数嘉之，时论以为得体。（出王巩《闻见近录》）按《实录》，熙宁七年九月，三司火。考之《国史》，冯文简以熙宁三年六月自翰林除枢密副使，九月迁参知政事。九年十月，自成都召知枢密院事。元丰三年九月，迁使。当三司火时，文简实在政涂，陈成肃升之为枢密使，吴正宪充、蔡敏肃挺为副使。定国误也。是月，马帅贾逵、步帅宋守约皆坐不救三司火，逵降秩，守约罚金。定国谓“遣马步两指挥”，恐误矣。

熙宁中，王和甫尹开封，忽内降文字一纸，乃陈首有谋乱者姓名，凡数十人。内有一薛六郎者，居甜水巷，以典库为业。和甫以礼呼至，密问与何人为冤。薛言：“有族妹之子，近来贷负不从，怒骂而去。”和甫追其甥，方在瓦市观傀儡戏。失声曰：“岂非那事疏脱也？”既至，不讯而服。和甫曰：“小鬼头没三思至此，何必穷治？”杖而遣之，一府叹伏。（出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）按，蒋子礼所次其曾大父颖叔《逸史》，与此大意略同，但所告凡八十人，所呼乃张三郎，居城北，所怨乃刘永祚学究。和甫令永祚覆写其书，皆同。上遣内侍冯宗道监鞫，斩永祚于市。未几，和甫除右丞。心传按，蒋书首末最详，当以为正。考之《国史》，和甫以元丰五年自府尹拜右辖，熙宁中尚未尹开封。王《录》误也。况告数十人反，诏狱穷治不实，而但杖遣之，恐无此理。

京朝官四年磨勘，原无著令。熙宁中，审官院率行之，至今以为制。（出张芸叟《画墁集》）按，国朝旧制，百官无磨勘。遇郊赦则迁一官。真宗用孙汉公之议，始命京朝官三年一进秩。其后，天禧、天圣、明道、景、庆历之际，沿革不常。治平三年，始著令：待制以上六年迁二官，京朝官四年迁一官。芸叟误也。

元丰初，蔡确排吴充罢相，王畏之，引为执政。确谓曰：“上厌公矣。”曰：“奈何？”确曰：“上久欲收复灵武，公能任责，则相位可保也。”喜谢之。适江东漕张琬有违法事，帝语，欲遣官按治。以告都检正俞充，琬知之，上章自辨。帝以诘，谓充曰：“某与君俱得罪矣！然有一策当除，君帅环庆，亟上取灵武之章，上喜，罪可免。”乃除充待制，帅环庆。其后，遂有灵武之役。推其兵端，由王避漏泄上语之罪也。（阙书名。出邵伯温《闻见前录》）按《实录》，元丰三年五月，知庆州俞充罚铜三十斤，坐为都检正日，江东漕何琬劾知润州吕嘉问，充以语人。章未下，而嘉问上疏自理也。此时充帅环庆久矣。方蔡新州执政，吴正宪公尚在位，子文所记不必审。

诏议濮王典礼，王与礼官合奏，王宜称皇伯，三夫人当封大国，执政不以为然。其后，三夫人卒如议。（阙书名。出王傅《东都事略》）按《史》，三夫人未尝加封，故李邦直熙宁八年撰《韩魏公行状》曰：“英宗所生，迄今为仙游县君。”识者皆疑其非礼，意元丰二年五月，始诏三夫人并称曰王夫人，迁濮园，未尝封大国也。李邦直撰《禹五神道碑》亦云：“治平中，议追尊濮王，公执用封期亲尊属故事，执政以为不然，公持之，卒不夺。其后谏官、御史争论，久不决，帝以手诏裁定，多如其初。”邦直所云，但指不称皇耳，此谓三夫人卒如议者，实甚误。

近岁，前执政官到阙，止系御仙花带，从官非带学士亦不敢系。待制自如本品，无职则在庶官班中，皆系皂带。盖阁门之制，不知冲改始何时。《辨》云，元丰二年，元绛罢政，以本官知亳州，特令服金带如学士，则非特旨，虽学士，所谓金带亦不得矣。（阙书名。出汪端明《辨石林燕语》）按，大观初著令，前执政许服球文带。而此书所记近岁阁门之制又如此，何耶？元厚之许服带如学士，谓得系御仙花金带，仍佩鱼也。厚之以言罢，不带职，故以此优之。此云“非特旨，虽学士亦不得”盖误矣。淳熙中，王仲行罢吏部尚书，不带职，帅浙东。入辞，服金带佩鱼而入阁门，吏却之，乃去鱼；不可，则改红带；又不可，则卒改皂带。仲行甚不平。后数年，始有旨，前侍从不带职许服红呈黑犀带，仍佩鱼。遂为故事。

元丰五年十月壬申，发常平钱八百万缗，成元丰库。《注》，张舜民《小史》云，神宗于崇政殿后设二十四库，或即元丰库，当考。《实录》卷末云：“每库以诗一字目之，诗凡三十二字，又别置库，赋诗二十字。”但不知库名为何。（出李焘《长编》）按《国史?食货志》，上即景福殿库聚金帛。元丰元年，始更库名，凡三十二字。以《真宗实录》考之，景福殿库、崇政殿后库、内藏库皆一库也。盖艺祖始下诸国，聚其金帛于讲武殿后廊，谓之封桩库。太平兴国三年十月，改左藏北库为内藏库，改封桩为景福内库，并隶内藏，而讲武殿旋改为崇政。张芸叟所云，即内藏耳。元丰库，神宗所创，在太府寺南，非崇政殿后库明甚。

国初以来，开封府未尝三狱同空。元丰五年，王安礼知府，乃谋作“天府狱空”，以图进用。时有御史劾其诈妄，朝廷按视，狱皆空。御史以罪斥，安礼拜右丞。绍圣、崇宁以后，躁进之徒用此术，奏狱空者多矣，朝廷遂立迁一官为赏格。《长编》五年四月丁巳注，鲜于侁云：“中行坐论安礼狱空黜。”（阙书名。当出蔡〔此处有脱漏〕）按《实录》，元丰五年四月，开封府言三院狱空，诏知府王安礼进一等；大理卿崔台符言本寺狱空，诏台符减三年磨勘。会五月大改官制，安礼以翰林学士与同列蒲宗孟俱执政，蒲左丞，王右丞

。时侍御史蒲中行以与安礼争盗贼名簿不实罢，非为劾狱空也。据《国史》，天禧四年、五年，开封府比岁狱空。蔡所记四者皆谬。

元丰六年六月丁巳，执政将劾大辟不应谳者，刑部郎中韩晋卿适白事省中，因曰：“谳而获戾，谳不至矣。”朝廷从之。（出《晋卿传》）按《实录》，是日，诏大理寺刑名疑虑及情法不称，奏裁公案送定断官看详，如非疑虑及情法不称，并免收坐。从本寺请也。此时晋卿为大理少卿，所书“刑中及因白事”皆小误。

元丰七年三月己巳，编敕成。自嘉后，立开封盗贼重法，后稍及曹、濮、澶、滑等州至元丰更定其法，于是河北、京东、淮南、福建等路用重法，郡县浸广矣。《注》，《刑法志》有“此不得其时，因编敕成附见”。（出李焘《长编》）按《会要》、《实录》，自嘉六年初命开封诸县盗贼囊橐之家立重法，治平二年九月，命开封府判官王靖提举捉杀府界及曹、濮、澶、滑州未获盗贼。三年四月五日，遂以开封之长垣、考城、东明县及曹、濮等四州为重法地分。熙宁四年正月丁未，淮南之宿州，京西之滑州，河北之澶州，京东之濮州，凡十三州，并行重法。十年五月八日，安厚卿以中书检正官体量河北、京东盗贼，又请之。六月壬午，诏山东、河北十七州皆行重法。（曹、澶、濮州仍在其中）十二月癸卯，又行之福建下四州。此云“不得其时”，何也？盖立盗贼重法自嘉至熙宁，而《刑法志》云元丰，盖史官之误。

韩魏公父谏议大夫国华尝仕于蜀，蜀中士人胡广善相术，见谏议而奇之，曰：“是必生贵子，请纳女焉。”后谏议守泉，生魏公于泉州州宅。（阙书名。出马永卿《懒真子》）按李邦直撰《魏公行状》云：“公之所生母胡氏，蜀士人觉之女，追封秦国太夫人。”此云名广，盖误。

故事，命相皆用上旬刚日。元丰八年拜蔡、韩二相，以五月二十六日，盖邓温伯失之。（阙书名。当出《蒋魏公逸史》）按《史》，神宗一朝命相，韩康公、王荆公以十二月十一日；韩康公再相以四月十九日；王荆公再相以二月十一日。吴冲公、王岐公拜相以十二月二十三日；蔡持正拜相以四月二十二日，皆在中下旬。且荆公、岐公、持正，制出皆柔日也。颖叔徒见熙宁中富郑公拜相以二月二日，故有上旬之论，不知亦偶然耳。如太祖初拜赵中令为相，乾德二年正月十三日也。仁宗庆历三年，改命二相，四月二十一日也。至和二年，并命文忠烈、富文忠，六月十一日也。此三者不为不审矣，然皆在中下旬。中兴后，秦会之、朱藏一、赵元镇、张德远、叶梦锡等亦以下旬大拜，初无所拘。此说抵牾。

孙叔易言，尝见监朱仝镇使臣云：“少日作吴冲卿丞相直省官，亲见元丰中郭逵讨交址，以重兵厌富良江，与交人止一水隔。冲卿忌其成功，堂帖令班

师。逵逗遛不进，交人大入，全军皆覆。逵坐贬秩。侔储冲卿孙也，大观中以左道伏诛，盖天报之”云。（出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）按《国史》，郭仲通以南伐得罪，诏狱穷治，后得吴丞相书云：“安南事宜，以经久，省便为佳。”时丞相已病，由是忧畏而薨，未尝下堂帖也。盖冲卿本意不欲取交州地，为得之不足守而勤供费耳。使仲通成功，丞相必受上赏，又何忌邪？况班师大事，不得旨而下堂帖，丞相且获罪不轻。详见心传所著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。

《辽史·国语解》，辽制，宰相凡除拜，行头子堂帖权差，俟再取旨，出给告敕，故官有知头子事。（出《阴山杂录》。脱心传按语）

●卷三

哲宗登极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后为皇太后，惟朱妃称号未定。太皇太后曰：“母以子贵，朝廷宜详议，当优隆之。”时蔡确、章尚在朝，议久不决。谄谀者谓亦当为皇太后；守正者则曰“止合称皇妃太母”。曰：“自古无并为皇太后之礼，当尊为皇太妃。”凡百礼仪，并依皇后：乘行龙担子；服用伞扇等皆红；百僚称臣太母；又增月给在皇后之上。哲宗喜慰。皇太妃谢曰：“非太皇太后，妾何缘得此盛极。”（阙书名）按，此一段尤差误。德妃朱氏为皇太妃，当诸公议神宗遗制时，已增入矣。此云“议久不决”者，妄也。元丰八年六月甲戌，诏皇太妃出入许乘担子。七月甲辰，礼部尚书韩忠彦等言，皇太妃在三年服内，衣褥从物并浅淡，生日节序物色，依皇后例；庆贺用笏，百官不称臣。己巳，礼部又言，皇太妃生日节序物色，其冠服之属减皇后五分之一。此云“服用红，百僚称臣，月给在皇后之上”，皆误也。元三年秋，诏增议太妃典礼。礼官请担子饰以龙凤，伞用红，冠服如皇后。绍圣元年，宣仁圣烈皇后既葬，上中批付礼官，于是坐六舆，立宫殿名，伞红黄兼用，月费内中批出，他仪制如皇后。盖前后十年而始定其典礼。此所记误矣。

元初，两省以上官多内降差人，韩玉汝患之，帘前论列。宣仁云：“相公门知有吕夷简否？刘太后时多有内降，吕夷简亦如此奏。”陈章献云：“相公知否，一小孩儿与一妇人不与人些恩泽，怎生把握天下？夷简拜谢，非臣所及。”韩曰：“维持天下正须公议，不在私恩。”（阙书名）按，宣仁垂帘，内降差除两省以上官，盖范忠宣、范正献、苏文定、朱公之流也。章子厚尝奏云：“得非左右所荐。”后云：“皆大臣所荐，非左右。”玉汝为相，屡以除授私其子侄，为台谏所劾，而此乃以擢用忠贤为章献与人恩泽之比，其诬罔抑甚矣。

章、蔡卞起同文馆狱，刘摯、梁焘同时死于岭南贬所，人亦疑之。又杖杀内臣陈衍、卞至作废宣仁后诏。时宣仁服未除，请哲宗于灵殿宣读施行。钦圣后闻之，号哭于宣仁灵前，哲宗乃已。（出邵子文《辨诬》）按，宣仁后以

元八年九月崩，后四年，同文狱起。其十一月，梁况之卒。十二月，刘莘老薨。又明年三月，乃杀陈衍，此时宣仁除服久矣。子文所记不诬，但年月差误。

章初贬谪元臣僚，尽以白帖子行事。焘按，李清臣与争论不已，哲宗疑，亦恐。时郑左丞雍以尝为二王官僚，屡致人言，迹甚危，欲结为自安计，谓曰：“熙宁初，王荆公相，常用白贴子行事。”大喜，取其案牒，怀以白诸上，遂安。然郑竟罢政，寻被谪。（阙书名。当出邵子文《辨诬》）按，章将贬，元诸老先用林子中为中书舍人，李抡所编《丁未录》中载元诸公谪词甚备，是必有录黄，非用白帖子明矣。《范夫家传》云：“绍圣四年徙宾州。元符元年移化州。”所被受止是白札子，疑子文指此而云。然绍圣二年十月郑公肃先出知陈州；十一月安厚卿又出知河南；四年正月李邦直又出知北京，当用白札子。时此三人皆不在政府，此说恐误。

元名卿朱绂者，君子人也。尝登禁从。绍圣初，不幸坐党锢。崇宁间亦有朱绂者，苏州人。初登第，欲希进用，上疏自陈：与奸人同姓名，恐天下后世以为疑，遂易名曰谔，字圣予。蔡元长果大喜，不次峻擢，位至右丞。未及正谢，卒。（出王明清《挥麈前录》。脱心传按语）

韩相缜有心术，章畏之。凡元执政从官，必以事中之，不敢及缜。至缜死，方使叶祖洽言不与赠谥而已。（阙书名。当出邵子文《辨诬》）按《哲宗实录》、《韩玉汝附传》，缜守颍昌，再上章引年，未许。给事中叶祖洽论缜垂帘之初，首登相位，交结张茂，则梁简（当出梁惟简）谄事司马光，持禄养交，以太子太保，仍旧职致仕，薨，上为辍朝，成服，赠司空，但不定谥而已。《史》所书如此。子文所记畏缜及不与赠官皆差误。况玉汝乃元丰执政，虽递迁于垂帘之初，而俄与章、蔡并逐，岂可厕之元大臣耶？

绍圣初，治元党人，凡尝为宰执者无不坐贬，惟苏子容一人得免。《辨》云，元宰相韩缜，执政李清臣、许将，绍圣以前皆无他，李、许乃再执政。此云“独子容得免”，非也。（出汪端明《辨石林燕语》）按，韩玉汝元丰执政，垂帘初，但与蔡持正递迁至相位，既而为元诸公所击去位，非子容比也。李邦直首建“绍述之议”，许冲元依违两可，历符、崇、靖之间，皆为执政。若概之元宰执之间，误矣。

邢恕既为、卞起狱不成，每上殿，移时不下，果疑之，出。其元初谪随州时，上《宣仁后自辨书》，称宣仁功德，有“宗庙大计，旬日之前固已先定”之语，遂入元党，责知安南军，此元符元年十月事也。（阙书名）按，恕为右史时，尝上《宣仁后书》言五事，有“储贰之建，旬浹已前固已先定”之语，然实不曾降出。章所出恕谪汉东时所上疏，大抵称美元初政，且言已与司马公晚受神宗之知，却无此数语。

绍圣三年十月戊辰，知瀛州路昌衡言：“伏睹朝旨，姚_π不与磨勘。谨按，_π罪大罚轻，未厌舆论。”诏_π落宝文阁待制，管勾洞霄宫。《注》，昌衡知瀛州，何故言姚_π？当考，恐字有脱误。（出李焘《长编》）按，此时每月以赏功罚罪事镂板下诸州，故昌衡奏状有伏睹之语。盖时方排击党人，是以出位论奏无害。亦元中吴处厚笺蔡确《车盖亭诗》之比耳。

按绍圣间，郑公肃不带职，周次元止带待制，非自西美始。绍兴后，萧德起、符正明亦以次对为制帅，不但曹、王二人也。西美初复次对，知成都府，后四年，乃升杂学士，充置使。此所记误。（此条证《挥麈余话》之误。脱正文）

崇宁五年冬末，朱_π始进黄杨木三本。（阙书名）按，二年，朱冲以献花石得三班奉职，不应以五年为始。

李孝广崇宁间为成都漕，以点检邛州士人费义、韦直方私试试卷词理谤讪，庞汝翼课册，系元学术讥诋元丰政事上闻，三人并窜广南。孝广迁官后，绍兴庚戌，孝广之子_亻京属疾于婺州，谓有妖孽，招路时中治之。时中始不肯，_亻京托亲旧叩问其详。时中云：“有一费义者，独不肯去，吾亦莫知其故。”_亻京云：“若尔，某疾不起矣。”因道向来费义等事实，_亻京以告其父。后义辈皆客死于路。（阙书名。出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）按，此崇宁初事也。后二人以大礼赦得归，直方更名革，中进士第，终安居令。义更名允济，中进士甲科，终汉州推官。冯当可先生志其墓甚详。此云“客死于道”，盖误。又，绍兴无庚戌，庚戌乃建炎四年。而《志》云，张丞相宣抚陕州，费佐幕府，意峭直难合，出为汉州推官。据《史》，魏公以建炎三年己酉十一月至汉中，则费君入幕、出幕，又死于汉州，决非一岁间事。计李_亻京病时，费尚未死也，意者路时中亿度妄云之词，不足信。

安尧臣上书谏复燕云，安由此追复正奉大夫。（《安传？元符诏旨》）按，以政和三年八月追复正奉大夫，以其夫人张氏自诉也。重和元年十一月己未御笔：“虽未复旧官，可特与正奉大夫。”遗表恩泽，授尧臣承务郎。盖本官为光禄大夫，赠特进。今追复未尽，而特用所复官推恩。此云因尧臣上书复官，误矣。

政和初，上欲建延福宫，一日，鲁公命召诸巨来，且有事约束。时童贯、杨戩、贾祥、蓝从熙、何诉皆奏禀，以此上默已晓，因戏之曰：“汝等必作过，今为师臣，定行遣汝等矣。”诸莫测，咸变色。而诣省，鲁公则戒之曰：“恐至尊暑热，汝等各办事，建一二纳凉之所，朝廷当一切应副汝也。”于是改作延福五位。（阙书名）按，此政和三年事也。蔡京素与宦者交结，必相表里。此云“师臣行遣”，又云“诸变色”，皆妄也。况童贯已为太尉，恩数

视二府矣，可召至都堂尔汝之邪？延福五位，何、蓝从熙第一，李谷第二。此无谷名，亦误也。

李端叔为密院编修官，曾文肃荐于上，将以为右史。命未下，而为钱论罢，暂泊颍昌，为范忠宣草遗表。上读之称赏，将召用之，而蔡元长入相，时事大变，端叔坐除名，编管太平州。（阙书名。出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）按，范公薨于建中靖国元年正月，而蔡元长明年春始召还北门。若上将擢端叔用之，不应在朝逾年无除目也。端叔政和三年九月除名。

王仲守会稽，颇著绩效，如干湖为田、导水入海是也。（出王明清《挥麈余话》）按《史》，明越州监湖、夏盖、白马、竹溪、广德等十三湖，自唐长庆中创立，湖水高于田，田又高于江海，旱涝则递相输放，其利甚溥。自宣、政间楼异守明，王仲守越，皆内交权臣，专事应奉，于是悉废二郡陂湖以为田，其租悉属御前。重和元年二月甲子，诏鉴湖田租以备缮修原庙之需，不许他司奏请。他皆类此。由是民失水利，而官失省税，不可胜计。绍兴元年，李庄简为吏部侍郎，奏请复之。上虞令赵不摇奉诏考究，自宣和元年至今，湖田凡得米三万三千余斛，入御前而纳放，省税米十四万六千余斛，得不偿失，遂复废。余姚、上虞二县湖田其本末如此。仲言所云亦诬矣。

宣和元年九月乙卯，范致虚以母忧罢。（阙书名。出王《东都事略》）按，谦叔去位在八月癸卯。

宣和庚子，蔡元长当轴，外祖曾空青守山阳，时方腊据二浙甚炽。初，元长怨陈莹中，以陈尝上书诋文肃，编置郡中，欲外祖甘心焉。适莹中告病，外祖即令医者朝夕诊视，具疾之进退与夫所供药餌申官。已而不起，亦令作佛事，僧众下至凶肆之人，悉入状用印系案，僚吏以为何至是？外祖曰：“数日之后当知之。”已而朝廷遣淮南转运使陆长民体究云，盗贼方作，未审陈瑾之死虚实。外祖即以案牒缴奏以闻，人始服其先见。（出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）此尤谬误。按《国史》，宣和二年，方腊反时，陈忠肃在南康，有飞语云：“其子婿为贼所得，欲以为相。”诏移楚州居住，命守臣察之。六年春，忠肃卒于楚，腊平久矣。

宣和三年辛丑，盗起东南，上慨然有一新政事之意。廷策有二士，对甚切直，初考官陆德先等谓非宜言，乞唱名日行遣。有旨送覆考，考置第三等。李丞相士美时以翰长充详定官，见二卷，大奇之，手疏论其忠鯁，仍定上上等，得旨甲乙科。已而呼牒，乃刘宁止、范宗尹也。（阙书名。当出赵子崧《朝野遗事》）心传尝疑此事，后见杨文靖公作《周中丞武仲墓志》云，为殿试考官，进士对策，有极言切直者，同列欲指为谤讪取旨。公云：“今盗起东南，正国家开言路之时，岂可吾侪先加以此名？”遂改为涉异奏之。已而降旨

，皆取于前列。伯山宣、政间本李士美客，由此观之，伯山所书，恐曲为士美地，未可尽信也。

宣和七年七月庚午，禁士民名字有犯天、王、君、圣及主字者。（阙书名）按，此五字皆宣和以前所禁，至此始罢之，今乃以为禁，非也。重和元年九月禁天字，二月禁君字，五月禁圣字，政和三年六月，禁王字，政和八年七月禁主字。

王正道，三槐之裔。祖端，父毅，俱以材显。靖康末，李士美罢相就第，正道直造拜于堂下，愿随至禁中，有欲白于上。会有旨，令前宰执赴殿廷议事，士美因携之而入。请募死士，奉两宫，决围南幸。钦宗忠之，以片纸批曰：“事成日，可除尚书兵部侍郎。”（出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）按，王正道乃文正弟旭之四世孙。旭官至兵部郎中，子端官至通议大夫，端子元官至朝散大夫，元子毅，崇宁中为朝散郎，上书勒停。如此所云，皆不审方城将破时，未尝召前宰执议事，且李士美亦不在城中也。敌人欲用正道为平滦漕，非留守也。

苏叔党靖康中得^へ真定，赴官次河北，道遇绿林，胁使相从。叔党曰：“若曹知世有苏内翰乎？吾即其子，肯随尔辈草间求活耶？”通夕痛饮，翌日视之，卒矣。惜乎，世不知其此节也。（出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。脱心传按语）

曹功显自燕山逃归，显仁令奏高宗曰：“上再使敌中，欲就鞍时，二后洎宫人送至厅前。有小婢招儿，见四金甲士卫上。”（出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）按《钦宗实录》，上自康邸出使，而显仁皇后以龙德宫婉容居禁中，召内知客韩公裔至权子门，属以调护意。此云“送至厅前”，当考。

二圣皇族既诣敌营，中议亦取元皇后。渊圣意邦昌必不能久僭，欲留后以为兴复基本。因遣人入城取物，纸尾批瘦语与府尹徐秉哲云：“赵氏注《孟子》，可相度分付。”会敌人以后废久，无预时事，故不复取。（出朱胜非《秀水闲居录》）按《实录》，敌取宗族，皆据管宫阁内侍所供名字，后实以废处外宫，不为敌所指名，未必欲取而复止也。况徐秉哲乃卖之尤者，岂可以情谕之邪？

秦会之尝对方务德言：“靖康末，与莫俦俱在敌寨，时搜索宗室有未尽者，俦陈计乞取玉牒，其中有名尽行根刷。会之在傍曰：‘尚书误矣！譬如吾曹人家宗族不少，有虽号同姓，而情好极疏者，平时富贵既不与共，一旦祸患乃与之均，恐无此理。’尼堪曰：‘中丞之言是。’”由此异待之。（出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）按《实录》，二月癸酉，金人于宗正寺取玉牒簿，指名取南班宗室，自二王宫以下，近属及官序高者先取。此时秦会之未出城也。会之所论

，或是三月庚子再取宗室时。然侂献计之日，会之实不在傍。此说不足据。

熙宁法，宗子出仕者，见谢辞及独銜奏事，并不著姓。建炎元年，某知镇江府，上谢表，黄英州任中书侍郎，乃令进奏官退回，为不合不著姓，殆欲见沮而不考著令也。至今虽大宗正司宗室，亦称皇叔、皇兄，具官，仍著姓。矫枉太过，误矣。（阙书名。当出赵于崧《朝野遗事》）按，建炎指挥见《中兴会要》。时黄茂和在中书，取此旨也，然南班宗室初未尝有著姓者，此所云误。

国朝宗子，自葬山陵之外，又有南坟、西坟，问诸宗子，多南渡后始生，无知之者。建炎二年十月，知汴州张奏劾其州官遁窜之罪。有赵叔潜者，结銜云：“保义郎添差管辖舒王已下坟园。”有承节郎王世ど者，其銜即云：“管辖魏王已下坟园。”此云舒魏二王坟即南、西二坟也邪？（阙书名。出程大昌《演繁露》）按，国朝宗子分三祖：艺祖、太宗葬西京，故宗子连“惟”字、“允”字以上者，并西洛。魏悼王葬汝州，故宗子连“承”字以下者，并温阳。所谓西坟，永安是也。所谓南坟，汝州是也。《国书》中自可考据。泰之尝为从官矣，乃不知此，何邪？

秦会之、范觉民同在庙堂，二公不相咸。敌骑初退，欲定江西二守臣之罪：康倬知临江军，弃城而走；抚守王仲山以城降。仲山，会之妇翁也。觉民欲宽之，会之云：“不可，既已投拜，委质于贼，甚么话不曾说！岂可贷耶？”盖诋觉民尝仕伪楚耳。（出王明清《挥麈余话》）按，敌入江西，建炎三年冬也。明年春，敌退，秦会之在达赉军中。其年十月乃得归。绍兴元年，始除参知政事。此大误矣。

建炎四年十二月，尼堪籍诸路客户，拘之入官。次年春，尽锁之云中，耳上刺“官”字以志之。河间府乐寿县，初，县客户六十八人，而误作六百八人以报。后尼堪不容诉，于是县官驱穷民孤旅五百四十人以补数，至则一例卖之，莫能辨也。（阙书名）按，建炎三年秋，已书升乐寿县为寿州。此仍称县者，误也。

方务德守荆南，有寓客张黜者，魏公之族子，出其乃翁所记《建炎遗事》一编云：孔彦舟领众十余万破荆南城，时朝廷方经理北敌，未暇讨捕。张单骑入城说谕彦舟，使之效顺。又令讨钟相，许以成功，入川从宣抚司求赏。相平，张遂与彦舟心腹数人入蜀，至夔，又降说剧贼刘超。未及宣抚司，道遇族兄攫金不得，乃先见魏公言：“张受贼赂厚，不可信。”魏公然之。张乞令彦舟屯荆南，公不从。令往黄州屯驻，其徒皆不乐，率众渡淮降金。（阙书名。出王明清《挥麈三录》）按，钟相乃鼎州土豪，以左道惑众，率人守乡井。孔彦舟为东平钤辖，因事叛去，侵荆南诸郡，攻长沙，不克，乃伪称钟相，遂入之

，反奏相叛。傅彦济以宣机督军，讨之不胜，相遂自称楚王。此建炎四年二月也。四月，彦舟获相送行在，拜利州观察使、湖北副总管。时朝廷命向伯恭帅潭，为彦舟所拒。贺子忱说巨寇马友击彦舟，逐之，彦舟引兵入江西。明年二月，吕元直奉诏讨李成，乃奏彦舟同击贼，成败，降刘豫。其秋，以彦舟为蕲黄镇抚使，实代成。明年五月，权端明邦彦入枢府。权故东平帅也，彦舟心不自安。偶韩良臣破闽、湘诸盗，顺流而东，彦舟疑其图己，遂引所部降伪齐。以首末考之，彦舟赏功及除拜皆朝命，非自宣抚司。且赏典已厚，又距其叛去已二年。盖张所记多大言，不足信。

按孟富文以辛亥九月自户部尚书除江湖宣谕制置使，使理财治盗，未尝兼闽中，亦不除韩良臣。是时，辛企宗已在建宁，朝廷又遣胡丞相督捕。十月二日，洪成季始自锁闥迁吏书，为言者论去。后五日，富文即除参知政事，此时成季吏书除目尚未下，安得云“上已留参政，拟状数日也”？十一月五日，富文除福建宣抚，良臣副之，其执事已弥月。盖方务德误记，而仲言又因之。

（此条证《挥麈后录》之误。脱正文）

宗泽造战车，初是刘浩创造，试之不可用。每一两以二十五人为左角，二十五人为右角，二十五人为前距，二十五人为后距，共四队，凡一车用百人。迨元帅府分遣泽往开德，乃用浩车制旋造。（出赵姓之《遗史》）按，《宗公遗事》载其京城所造车式，每乘用五十有五：运车者十有一，执器械；辅车者四十有四。回旋曲折可以应用。与赵公记殊不同。

李纲私藏过于国帑，厚自奉养，侍妾、歌僮，衣服、饮食，极于美丽。每飧客，ゾ饌必至百品。遇出，厨传数十担。其居福州也，张浚被召，纲赍行一百二十合，合以朱漆镂银装饰，样制如一，皆其宅库所有者。（出朱胜非《秀水闲居录》）按，李、张二公皆渡江后名相，此所云殊不可解。岂非以张自福州还朝而荐李公起为江西大帅，故以此污之邪？

●卷四

《日历》，绍兴元年六月，命知南外宗室正事令广选艺祖后宗子二人，鞠之禁中，是岁辛亥也。明年闰月乙未，令广除知宗正事。五月乙亥，阜陵入宫，相去才四十日。若德麟被旨，其所选未必如此之速。按令广为思陵所眷，而德麟以旧事譚稹，为上所轻，恐未必以此委之。方阜陵入宫时，德麟亦未封王。其后二人偶先后袭封，或传者因之而误。然德麟时在行在，而令广在泉南，当考。

张浚既受黜陟之命，参知政事席益签书枢密院事，徐俯大不平之，指以为僭。其敕，胜非在朝廷日尝见之，前云某司，次述事因，右语云“奉敕”如何，末以使御押字。黄纸大字，皆过于敕。（出朱胜非《秀水闲居录》）心传尝

见永康军昭惠灵显真人复封王敕，右语云“右奉便宜圣旨”云云。绍兴元年月日，知枢密院事宣抚处置使臣张浚，书名不押字。朱公所云非也。

绍兴四年，赵鼎除知枢密院事，充川陕宣抚处置使。时胜非起复居位，已累章丐持余服。鼎窥宰席甚急，被命，殊不乐，申请数十条，皆不可行。如随军钱物须七百万缗，胜非参告进呈，指此一项言：“臣昔闻玉音，赵鼎出使如张浚故事。浚自建康赴蜀，朝廷给钱一百五十万缗，今鼎所须三倍以上，今岁郊恩所费不貲。”上曰：“奈何？”胜非曰：“可支三百万缗，半出朝廷，已如浚数，半令所部诸路漕司应付。”上可之。既退，鼎诟怒云：“令我作乞儿入蜀耶？”（出未胜非《秀水闲居录》）按，赵忠简奏疏云：“臣随行钱帛各乞依张浚例，初乞钱百万，后乞五十万，度牒二万，止得三千。再乞得万八千，又乞始足元数。臣日侍宸，所陈乞已艰难如此，况在万里之外！”按，度牒是时每道直二百，千二万道共直四百万缗，通见镪为四百五十万缗，与此记不合。若以初乞所许计之，则钱牒止得一百十万缗，亦未及魏公所持之数，盖忠靖所记有误。

李端叔作范忠宣《遗表》，绍兴中，赵元镇作相，提举重修《泰陵实录》，书成，加恩。吕居仁在玉堂，取其中二句云“惟宣仁之诬谤未明，致哲庙之阴灵不显”一对于麻制中，时人以为用语亲切，不以蹈袭为非也。（阙书名。出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）按，绍兴八年六月，赵公以《哲录》成书，迁特进。曾尚书当制，无此二语。居仁所草乃再除特进，非加恩也。

绍兴壬戌，罢三大帅兵柄时，韩王世忠为枢密使，语马帅解潜曰：“虽曰讲和，敌性难测。不若姑留大军之半于江之北，观其衅。公其为我草奏，以陈此事。”解用指为札子，韩上之，已而付出。秦会之语韩云：“何不素告我而遽为是耶？”韩觉秦词色稍异，仓卒皇恐，即云：“世忠不识字，此乃解潜为之，使其上耳。”秦大怒。翌日，贬潜单州团练副使，南安军安置。张子韶云。（出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）按，解承宣初以赵忠简引为步帅。绍兴八年，忠简罢，解力求去。九年夏，罢为福建总管。此时韩良臣为淮东宣抚使也。十一年四月，韩罢为枢密使，乃命张、岳二将往山阳总其兵，还屯京口。十四年三月，言者劾解本忠简之客，不从和议，乃责散官，安置南安军。王所闻皆误。先是七年十一月，秦会之为枢密使，奏令韩还屯京口。韩言：“敌情难测，将以计缓我，乞留此军遮蔽江淮。”上然之。乃留屯山阳。时忠简再相，解典步军在金陵，或指此也。然当张通古来时，韩五上疏力谏，及萧毅再至，又力论其非，请与敌使面议，且上疏论会之误国。由是观之，韩非仓卒退避而诿之他人者。子韶与解同谪居，不应误。王之言未深考。

绍兴戊午夏，熙州野外冻水有龙见。初，于水面见苍龙一条，良久没。次

日，见金龙以爪托一婴儿，儿虽为龙所戏弄，略无惧色。三日，金龙如故。见一帝子乘白马，红衫玉带如少年中官状，马前有六蟾蜍，凡三时方没。郡人竞往视之，相去甚近，而无风涛之害。熙州尝以图示刘豫，刘不说。赵伯曾见之。（阙书名。出洪皓《松漠纪闻续》）按，刘豫以绍兴七年丁巳冬废，故其诏书有曰“建尔一邦，逮今八稔”，谓自建炎四年除节制河南诸州郡，至今通为八年也。龙见之时，豫已废徙矣，不知熙州何为以图示之，此所记误。

吴才老，舒州人。饱经史而能文，浮沉州县，晚始得丞太常。绍兴间，尚需次也，娶孟氏仁仲之妹，贫往依焉。仁仲自建康易帅浙东，言者论谢上表中含讥刺，诏令分析。仁仲辨诉，以谓久弃笔砚，实托人代作。孟虽放罪，寻亦引间。秦会之令物色，知假手于才老，台评遂上敕，罢其新任，徭是废斥以终。（阙书名。出王明清《挥麈三录》）按《史》，孟信安绍兴十二年四月，自判绍兴府奉诏迎梓宫，请礼官与俱，时才老为太常丞，被旨偕行。其年八月，才老坐朋附免。九月，信安除枢密使。十一月，山陵攒毕，孟出判福州，未行，改建康府。十四年春，移会稽。此所云皆误。

鲁国大长公主避兵南来，卜居台州，诏即州赐第，主享之二十年，薨于天台。（阙书名。出王明清《挥麈前录》）按，大长公主以绍兴十二年秋入覲太母，其冬薨于临安，上临奠。此云薨于天台，误也。但归葬台州耳。

皇统四年秋，元帅遣使报监军（时监军者讨蒙古）曰：“南宋以重兵逼胁，和约大定，除措置备御，早晚兵到矣。”至次年冬十月，元帅亲统十万众，水陆并集。（出王大观《行程录》）按，皇统四年甲子，本朝绍兴十四年也。前二年已分画地界矣，不知乌珠何以历二年之久而后加兵于蒙古，恐必有误。

皇统七年春三月，国使还，蒙古许依所割地界，牛羊倍增。金国许赐牛羊各二十五万口，今又倍之。每岁仍赂绢三十万匹，绵三十万两，许从和约。（阙书名。当出王大观《行程录》）按，本朝岁赂北人银绢共二十五万匹两，而北人遗蒙古乃又过之，恐未必然。

绍兴初，昭慈圣宪皇后升遐，朝论欲建山陵，曾公卷持议，以为帝后陵寝今存伊洛，不日复中原，即归矣，宜以攒宫为名，金以为当。（出王明清《挥麈前录》）按，昭慈《遗诏》已云“权宜择地攒殡”。又曰：“新制梓宫，取周吾身，以为异日迁奉之便。”公卷自金陵至行在，后升遐必已半月。《遗诏》既云，然则此议恐非其所建也。本朝母后经垂帘者，例称山陵。然昭慈是时止称园陵，此记亦误。

赵鼎起于白屋，有鄙朴之状，一旦得志，骤为骄侈，以临安相府为不可居，别建大堂，环植花竹，坐侧置四大炉，日焚香数十斤。使香烟四合，谓之香

云。（出朱胜非《秀水闲居录》。脱心传按语）

王日严严为少蓬，权直禁林，草秦会之加恩制，取熊叔雅启一联入词中云：“大风动地，不移存赵之心；白刃在前，独奋安刘之略。”翊日，即除礼部侍郎。（出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）按《中兴玉堂制草》，此绍兴二十年五月，秦会之提举玉牒，进《高宗中兴圣统》加恩制也。时日严以右史直北扉，实当此制。二十一年四月，日严乃迁仪曹贰卿，仲言误。

绍兴己卯，陈莹中追谥忠肃，其子应之为刑部侍郎，往谢政府，有以大魁为元枢者忽问云：“先又何事得罪秦师垣耶？”（出王明清《挥麈三录》）按，陈公赐谥在二十六年七月，是年丙子也。汤进之实为元枢，而陈资政诚之在翰林。九月，陈始除同知枢密院事，距忠肃赐谥已五旬，恐无缘始谢。盖一时好事者以为口实，仲言未之考也。

胡寅者，凶慝躁进之士也。赵鼎荐之词掖，朝士皆畏之。以行词乖谬，众论不容，乃称父安国老疾，远在湖湘，乞归省，于是差知永州。寅携妾居婺州，久之不去。有朝士范伯奋贻书责之，寅以妾临蓐为辞。伯奋复曰：“妾产与父疾孰重？”寅诉于鼎，改知严州。鼎旋罢，累月复相，欲召寅，议者以不省父止之。（阙书名。又，脱心传按语）

故事，两制以上方乘狨座，余不预也。大观中，童贯新得车，以泰宁军承宣使，副礼部尚书郑允中使辽国，遂俱乘狨座，繇是为例。（出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）按，贯以大观二年建节，久之，进检校司空，易镇泰宁。政和元年秋，乃出使，此亦误。承宣使，政和七年始置。

本朝宰相兼公师者，范鲁公、王文献、赵韩王、薛文惠、王文贞、丁晋公、冯文懿、王文穆、吕文靖、韩忠献、曾宣靖、富韩公、文潞公、吕正献、蔡师垣、秦师垣、陈鲁公而已，余皆罢政后方拜。近日惟张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。（出王明清《挥麈前录》）按，吕文穆、何伯通、郑达夫、余源仲、王将明，皆以宰相兼公师。吕元直尝除少保而不拜，文潞公、吕正献乃以公师平章国事，非宰相也。

韩退之诗“不知官高卑，玉带垂金鱼。”若从本朝言之，则极品有不得兼者。本朝之制，惟亲王及勋旧大臣之为公师者，乃得赐玉带；即近属者与外戚之为郡王者，或亦赐之。真宗时尝遍赐两府大臣，其后止及元宰而已。渡江后，异姓王亦得之。（阙书名）按《庆元令节文》，诸带：三品以上许服玉，臣僚在京者不得施于公服。然则三品得服玉带，本朝与唐制尚同，但在京则不可施于朝服尔。今公卿在外亦未有服玉者，盖循旧如此，非谓法不可也。

白居易《闻白行简服绯》诗有“彩动绫袍雁趁行”之句，注云：“绯多以雁衔瑞莎为之。”则知唐章服以绫且用织花者，与今制不同。今宗室外戚之亲

贵者，或赐花罗公服，亦此意也。宣政间，又有纱公服，今废。（阙书名。出程大昌《演繁露》。脱心传按语）

禁中钟鼓院在和宁门谯上，其上鼓记五更已竟，而外间通用漏刻方交五更也。杀五更后，谯上不复更击钟鼓。需平明漏下二刻，方椎鼓数十声。王禹玉《宫词》云：“禁鼓六更交直早，归来还是立班时。”禹玉谓六更者，明宫殿五更之外复有一更也。其实宫鼓以外间四更促为五更，故五更终竟时，蚤闻于外间耳。鼓节未尝溢六也。车驾宿斋青城，则斋殿门内五更均促使短如宫中常节，至青城门外，则五夜平分，须晓乃竟。（阙书名。出程大昌《演繁露》）按，蔡绦《百衲丛谈》云，五更已满，将晓之时，则又有谓之夜漏不尽刻。文德殿钟鼓院于夜漏不尽刻，天既未晓，则但挝鼓六通，而无钲点也。故不知者乃谓禁中有六更。吾于政和戊戌曾侍祠于宣和殿，尝备闻之。据此，则承平时盖击鼓六通。此云椎数十声，未知孰是也。杨廷秀云，绍熙庚戌岁考试，殿庐夜漏杀五更之后复打一更，问之鸡人，云：“宫漏打六更。”按蔡、程、杨三人皆从官也，所谓六更者，皆亲闻之，而或云打一更，或云挝鼓六通。成云椎鼓数十声，竟无定论，当考。

学士院具员，文臣待制以上，武臣正任防御使以上。盖防御使有超除节度使之理，故皆入具员。（阙书名。当出《蒋魏公逸史》）按，国朝防御使，虽有殊功，未尝径建节也。绍兴末，李宝以胶西之捷，自遥察除节度使，时号创见。蒋所记误。

唐制，翰林学士本职在官下，五代赵凤为之，始讽宰相任圜移在官上。（出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）按，唐刘彖撰《王巨镛碑》，称“翰林学士、中散大夫、守中书舍人刘彖；柳公权撰《何进滔碑》，称“翰林学士承旨兼侍书、朝议大夫、守工部侍郎、知制诰柳公权”；《白居易集》载《初除拾遗书》，称“翰林学士、将仕郎、守左拾遗白居易”。据此类皆职在官上。又按，元稹《祭李尚书文》，称“中散大夫、守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元稹”；崔群《谢官状》称“朝议郎、守尚书库部员外郎、翰林学士崔群”；王源中撰《李藏用碑》，称“中散大夫、守尚书户部侍郎、知制诰、翰林学士王源中”。据此类皆职在官下。五代赵凤所移，乃端明殿学士。叶误记也。

唐翰林学士结衔或在官上，或在官下，无定制。予家藏《李藏用碑》，撰者言“中散大夫、守尚书户部侍郎、知制诰翰林学士王源中”，《王巨镛碑》撰者言“翰林学士、中散大夫、守中书舍人刘彖”，彖仍不称知制诰，不可晓。（出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）按，学士官至紫微舍人，则衔内不系知制诰三字，所从来远矣。

唐自代宗后，历德、顺、宪、穆、敬五帝及懿宗，皆不置节名。（出叶梦

得《石林燕语》）按，懿宗延庆节，此云不置，非也。

前世牌额，额必先挂而后书，牌必先立而后刻。魏凌云台至高，韦诞书榜，即日皓首，此先挂之验也。今则先书而后挂。（阙书名）按《晋书王献之传》，太元中，新起太极殿，谢安欲使献之题榜，以为万代宝，而难言之。试谓曰：“魏时凌云殿榜未题，而匠者误钉之，不可下，乃使韦仲将悬笔书之，比讫，须发尽白，才余气息。”据此，则乃一时匠者之误，非古人皆先挂而后书也。

台州笔吏杨洙者，能诗，亦可观。其外氏，唐元相国之裔，偶持告身来，乃微之拜相纶轴也。销金云凤，绫新若手未触。白乐天作并书，后有毕文简、夏文庄、元章简诸公跋识甚多。寻闻为秦喜所取，恨当时不能入石也。（阙书名。出王明清《挥麈前录》）按，考唐《白傅集》，其在翰林尝当五相制，乃裴、张弘靖、李绹、韦贯之、武元衡尔。其在中书尝草微之谕德及翰林两制。盖乐天以元和初为学士，而微之长庆二年始入中书，其相去远矣。此所记必有误。

王景彝藏《续皇王宝运录》十卷，多载唐中叶以后事。所恨宋景文、欧阳文忠诸公未曾见之。其中载黄巢王气一事云：“金州太白山人，中和三年夏，见刺史崔尧封云：‘州北有牛山，傍有黄巢谷、金桶水。今黄巢年号金统，必虑王气在此牛山，请掘之，则贼自败散。’尧封大喜，调义夫万人掘牛山。月余，崖崩十丈，有一石桶，上有一剑，桶中有一黄腰兽，自扑而死。尧封奏其事，加检讨司徒。至秋，中原克平。”（出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。脱心传按语）

蔡元长帅成都，尝令费孝先画卦影，末后画小池，龙跃其中。又画两日两月，一屋有鸱吻，一人掩面而哭，不晓其理。后元长南窜，死于潭州昌明寺，始悟焉。（出王明清《挥麈余话》）按《实录》，蔡京死于崇教寺。

辽亡，达锡林牙亦降，后与尼堪双陆，争道，堪心欲杀之，而口不言。达锡惧，及归帐，即弃其妻，携五子宵遁，深入沙漠，立天祚之子梁王为帝。

（出洪皓《松漠记闻》）按《三国谋义录》、《两国编年》皆云，天祚出夹山，以图兴复，达锡谏不听，乃称疾不行。天祚被执，达锡率残众奉梁王北奔。据此，则达锡未尝降，使其果降，则梁王何以得免？洪记恐误也。天祚四年，赵、晋、秦、许四王，晋王先诛死，而无梁王，或者其最后一王改封，亦未可知，姑从《记闻》。

《高丽历日》，自契丹天庆八年以后皆阙不纪。壬戌岁，改皇统，辛未改天德，癸酉改贞元，丙子改正丰。至癸未岁又阙，直至壬辰岁，方纪大定十二年，不可考云。按壬戌，绍兴十二年也。熊子复《中兴小历》，改皇统在十四

年。（阙书名）按，辛酉岁乌珠与本朝书已称皇统元年，而王大观《行程录》亦云，皇统八年岁次戊辰，戊辰绍兴十八年，逆数之，当以十一年改元为正，此所记误。又，正隆乃海陵年号，见于《隆兴时政记》，亦不当作正丰。辛巳岁葛王即位于会宁，改元大定，至壬辰为十二年，不误。但不知癸未岁何以缺，岂非金方纷乱，不暇颁历于属国故耶？

●补遗

太祖改乾德年号，宰相令文士检阅前代不犯此名。既颁赦，果有言前伪蜀王衍有此号，太祖召宰相，语以检阅失于精详。赵普曰：“已颁行，不可追改。”自是始重博学多闻之士。（按改元时，赵中令未入相。阙书名）此亦误。按，太祖以癸亥岁改乾德。三年春平蜀，蜀宫人有入掖庭者，太祖览其镜背云“乾德四年铸”，上大惊，以问陶、窦二内相。二人曰：“蜀少主尝有此号，鉴必蜀中所铸。”上曰：“作宰相须用读书人。”自是大重儒臣。此所云“既颁赦，果有言”，又云“赵韩王言不可改”，皆小误。

王文正公扈从在澶渊，雍王元份留守。暴得疾，命公代之。公曰：“愿宣寇准来，臣有所陈。”准至，公奏曰：“十日之间未有捷报时如何？”上良久乃黯然而曰：“立皇太子。”（《王文正遗事》）按《实录》，景德元年十二月癸巳，以参知政事王旦权东京留守，时契丹已平矣。后一日甲午，车驾即还京。考之《国史》，是时悼献太子已薨，仁宗未生，真宗未有嗣，不知王公欲谁立也？

寇准为枢密使，当罢，使人私求公，请为使相。公大惊曰：“将相之任岂容私请耶？”准恨之。已而制出，除准武胜军节度使、同平章事。准入谢曰：“非陛下主张，臣安得有此命？”上曰：“王旦知卿”，具道公所以荐准语。准始愧叹，以为不可及。（阙书名）按故事，枢密相善罢，仍带相印者，吴侍中延祚、曹侍中彬是也。枢密使不带平章事，而以使相罢者，王中令显是也。祥符中，王文穆、陈文忠为枢相，坐与马正惠公忿争，得罪，故罢守本官。寇忠愍以枢密使同平章事善罢，自不应解相印。其后曹郛公、张徐公、王邓公、复郑公、王鲁公、贾魏公、宋郑公、富韩公、文潞公，自枢密相罢，皆为使相及使。侍中狄武襄青、张文节，仍自枢密使加平章事罢。莱公之命，殆常典也。

弭德超为诸司使，诬奏侍中曹公彬有不轨谋，太宗疑之，拜德超枢密副使。不数月，赵普再相，因为疑雪，上乃大悟，即逐德超，而待彬如故。（王沂公《笔录》）按《国史》，太平兴国六年九月，赵令相。八年正月，曹王罢，弭德超为枢副，此时赵令再相久矣。四月，德超流琼州。十月，赵令罢相。盖曹王初罢，赵令未敢争。其后，始能从容解之耳。然德超之罢，亦坐有不逊

语，为同列王显所陈。此记微误。

寇准知京兆府，都监朱能献天书。上问王旦，旦曰：“始不信天书者，准也。今天书降，准所当，令准上之，则百姓将大服，而疑者不敢不信也。”上从之。使中贵人逼准，准亦因此复为中书侍郎平章事。（刘侍读撰《莱公传》）按，莱公复相，天禧三年事也。前二岁王文正公已薨矣。

国朝旧制，有殿前承旨，颇甚繁杂。及公拜翰林承旨，上以其称呼不别，又恶其与清贵混淆，诏改为三班奉职。（苏考《次续翰林志》）按《实录》，淳化二年正月，改殿前承旨为三班奉职，时宋文安白为承旨久矣。九月，宋公贬，苏文简始为承旨学士。耆谬矣。

保安军奏获李继迁母，太宗甚喜。是时寇准为枢密副使，吕端为宰相。上独召准与之谋，准请斩于保安军北门之外，以戒凶逆。上然之。端闻，请对，具道其不可，请置于延州，使善养视，以招来继迁。上拊髀称善曰：“微卿，几误我事。”即用端策。其母后病亡，继迁亦死，其子竟纳款请命。（温公《涑水记闻》）按，寇忠愍公淳化二年为枢密副使，时李文正、张文定在相府。四年六月，寇公罢，吕公始拜参知政事。又二年，吕公相。又三年，吕罢相而薨。后十七年，寇准始为枢密使，二公未尝同在两府也。考之《国史》，雍熙二年九月，获继迁母，此时二公皆未执政，温公误矣。

李继隆与转运使卢之翰有隙，诬奏乏军兴，太宗大怒，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，令驰取卢之翰、窦比及某人首。丞相吕端、枢密使柴禹锡皆不敢言，惟副使钱若水力争之，上大怒。已而意解，三人皆黜为行军副使。及鞠验，事皆虚，继隆坐罢招讨，知秦州。（阙书名）按《国史》，至道二年四月，以李继迁剽掠刍粟，命李继隆讨之。转运副使窦比以违诏运粮被掠，系狱。七月，比及转运使宋太初、副使卢之翰并除名。方比系狱时，继隆初受命，非用继隆奏也。柴禹锡前一年罢，此时亦不在枢府。其年十一月，漕臣陈纬、梁鼎乃用继隆奏，削三资。温公皆误。明年，真宗即位，罢西讨，继隆自都部署还朝，未尝为招讨使也。

上将立章献后，李迪为翰林学士，屡上疏谏，以后起于寒微，不可母天下。由是章献深衔之。（阙书名）按《国史》，大中祥符五年立刘德妃为皇后。后四年，李文定始为学士。

文臣为枢密使，皆带检校太尉、太傅兼本官。乾兴元年，钱文僖以兵部尚书充使，不带检校官，盖有司之失也。（阙书名）按《拜罢录》，太平兴国六年，石元懿自枢密副使除兵部尚书充使，不带检校官。大中祥符后，王文穆、陈文忠、冯文懿始皆带检校太傅。丁晋公、寇莱公始皆带检校太尉（建隆初，赵韩王带检校太保充使，盖自兵部侍郎换宣徽南院使，不带文官故也）。

国朝范鲁公、王沂公、魏仆射三相罢，赵令独相，始置参知政事，自是一相或二相。至咸平中，始有吕文穆、李文靖、向文简三相。又至和中，文潞公、刘丞相、富郑公三相。（阙书名）按，开宝九年，薛文惠、沈恭惠、卢崖州；太平兴国六年，赵忠献、沈恭惠、卢崖州，亦三相。

楚王元佐，太宗之长子，将立为嗣，坚辞不肯，欲立太祖之子，由此遂废。故当时以为狂，而实非狂也。（《龙川志》）按《国史》，太平兴国四年，太祖长子武功郡王德昭暴薨。六年，其弟荣阳公德芳继卒。明年，宰相赵普如京使柴禹锡告秦王廷美与卢多逊交通，言涉不顺，坐是废死房陵，于是太祖子弟尽矣。其年，太宗乃封长子元佐为卫王。明年，进封楚王。又三年，元佐以病狂纵火废。此时太祖诸子之卒久矣（或曰元佐请秦王之罪，忤上旨，因得心疾也）。

真宗疾甚，丁谓、李迪俱罢相。中人雷允恭传宣谓家，以中书阙人，权留请发遣。谓召学士刘筠谓曰：“圣旨令谓复相，可草麻。”筠不可。佗日，又语学士钱惟演，惟演即从命。（阙书名）按，此天禧四年十一月事也。时钱文僖执政久矣。草谓制乃晏元献也。

真宗时，尝遣曾致尧副温仲舒安抚陕西。致尧于阁门疏劾仲舒，言“不足与共事”，轻锐之党无不称快。李沆在中书，不喜也。因用佗人为副，而罢致尧。（阙书名）按《实录》，咸平五年，右仆射张齐贤为宁等路经略使，曾致尧为判官。既而致尧以狂躁上章，责黄州副使，此史官所书也。王文公撰《致尧神道碑》略曰：“张齐贤经略陕西，署公判官以从。公曰：‘西兵十万皆属王超，恐丞相不能制。’真宗难其言，会行，召赐金紫。公谢曰：‘臣尝言丞相向敏中未效，不敢受赐。’”由是贬黄州。盖曾未尝副温恭肃也。苏所记误。是时吕公蒙正为首相，文靖乃次揆耳。

丁谓复相，逐李文定公及其党，正人为之一空。将草公责词，时宋宣献当直，请其罪名。谓曰：“春秋无将，汉法不道，皆其事也。”宋不得已，从之。以《仁宗实录》考之，李公责词但言“附下济恶”耳，无“无将”“不道”之语也。（阙名书。荃孙按，“从之”以下当是心传按语）

真宗皇帝时，向文简除右仆射。麻下日，李昌武为翰林学士，当对。上谓之曰：“朕自即位以来，未尝除仆射，今日以命敏中，此殊命也。敏中必甚喜，卿往观之。”昌武归候丞相，丞相方谢客，门阑悄然。昌武径入叙贺，公但唯唯。明日，具以所见对。上笑曰：“向敏中大耐官职。”（沈存中《笔谈》）按《国史》，天禧元年，向文简以集贤相转右仆射。前此，吕正惠、吕文穆、李文靖、王文正、王文穆皆先拜仆射，在文简前，真宗不应云“朕即位以来，未尝除仆射”也。是岁，学士乃晁文元、李文定、李观察维三人，时李昌武

之卒久矣（据张文定、陈文忠亦先拜仆射，然皆在罢政后。今但记宰相为右仆射者，凡五人耳）。

国朝未改官制以前，异姓未有兼中书令者，惟赠官方有之。元丰中，曹郡王以元舅兼中书令，下度支給俸，有司言，自来未有活中书令，请受则例。

（阙书名）按，国朝异姓中书令宰相特拜者一人，赵忠献是也。节度使兼者十二人，王元靖、石武烈等是也。安得谓“自来未有活中书令”？存中误矣。

天圣中，宋莒公知制诰，仁宗眷之厚，即除同知枢密院事。王沂公为相，以故事未有知制诰除二府者，乃改翰林学士。明年，遂除参政。（阙书名）此宝元元年三月一日事也，王沂公之薨久矣。（下有阙文）亦载此事，但云中书言故事无知制诰除执政者，乃先召入翰林。谨按《国史》，是日王章惠、陈文惠二公同罢相，韩忠宪、石文定二参同罢政，张文懿、章文宪、王忠穆、李康靖四人同入中书，恐未必即日进拟也。国朝政事，副枢密二员。是日，王仲明、陈恭公已并除同知院，疑无阙。若谓前此将除宋公，则当时章文宪、王忠穆（下阙）

（上阙）三司使，而以晋公为集贤院学士，判院事。（阙书名）按《实录》，咸平六年，复合盐铁、度支、户部为一使，以权知开封府寇准为三司使，而吏部侍郎陈恕代知开封。盐铁使王嗣宗、户部使梁顥、判度支薛映皆以佗官罢。此时晋公罢盐铁使已久，莱公未为枢密使也。明年，晋公始自京尹罢为集贤院学士。

驸马都尉石保吉求为使相，仁宗以问李文靖公，公执不可，遂寝其事。及公薨数日，乃卒拜焉。（阙书名）按《仁录》，天圣四年正月甲辰，上谓宰相曰：“驸马都尉柴宗庆求为使相如何？”王曾曰：“先朝石保吉、魏咸信皆历行阵有劳，晚年方除使相，岂容私请也？”乃止。其后王公罢，柴竟为使相。又按，李文靖、石庄武皆定陵时薨，未尝逮事仁庙也。道辅记之不审，误以王为李，柴为石尔（《国史》，景德元年七月，李沆薨。八月，石保吉平章）。

宝元中，御史府久阙中丞，仁宗偶问李淑，李奏曰：“此乃吕夷简欲用苏绅。臣闻夷简已许绅矣。”仁宗疑之。异时因问许公曰：“何故久不除中丞？”许公奏曰：“中丞风宪之长，当出自圣择。”仁宗颌之。自是知其直矣。

（阙书名）按《国史》，宝元元年、二年，宰相王章惠随、陈文宪尧佐、张文懿士逊、章文宪得象也。康定元年五月，张文懿致仕，吕许公始再入。按，是时孔原鲁道辅为中丞。宝元二年，原鲁罢，即以柳翰林植代其位。此谓“久阙中丞”者误也。苏仪甫庆历元年始自知制诰除学士，无缘宝元中吕公已许用为中丞，况吕公此时正在北京，道辅误矣。李献臣固非长者，然道辅记之不详，不可不辨。

王参政化基，兴国二年及第于吕蒙正榜。释褐，授赞善，知岚州。赵韩王学术平浅，议以骤进少年，无益于治，抽诏改准幕。公抗表自荐，太宗壮之，曰：“化基自结人主，慷慨之士也！”亟用之。（阙书名）按《实录》，吕许公榜及第进士凡百三十人，并除京官、通判，诸科出身人乃除幕职耳。道辅所记恐误。是时薛文惠昭文、沈恭惠史馆、卢崖州集贤，赵韩王罢政久矣。

澶渊之役，唯寇莱公首乞亲征，李沆、宋赞之。时群下终以未必胜为言。上召莱公问之云云，遂决澶渊之行。（阙书名）按，宋持正之薨，咸平三年也。李文靖之薨，景德元年七月也。澶渊之役元年十一月也。道辅误甚矣。按，咸平二年，契丹入寇，真宗尝幸北边，于时李、宋皆在政府，疑道辅指此而言。然是年契丹不大侵，莱公亦未再秉政，此录抵牾。

真宗寝疾，仁宗幼冲，流言有夺嫡之议。高琼时统禁旅，亦闻之。仁宗即位，琼帅将校将入贺，乃约其众曰：“见嗣君未得拜，当听吾令。”遂直入殿中，举仁宗帽就视之，挥其众曰：“真嗣君也。”乃下拜。（传献简《嘉话》）按《国史》，此时高烈武王之卒十有七年矣。

嘉末，仁宗曲宴群玉殿，公以监察御史与焉。近世台谏官未尝得预曲宴，当时以为荣。（阙书名）按，谏官与曲宴自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始。御史与赏花观书之会，自真宗天禧二年始。非始于嘉也。

澶渊之役，章圣既渡大河，至浮桥一半，高琼执御辔曰：“此处好唤宰相吟两首诗也。”盖当时宰相王钦若、陈尧叟辈好为诗赋以薄此辈，故平日憾之，而有此语。（马永卿编《元城语录》）按《国史》，是时毕文简、寇忠愍为宰相，王文穆才参知政事，陈文忠签书枢密院事。

神宗自颍川郡王即位，熙宁初，升颍州为顺昌军。久之，知其谬，遂升许州为顺昌府。（张芸叟《画墁集》）按《国史》，裕陵先领忠武军节度使，许州也。久之，进封颍王，颍州也。裕陵尝封淮阳郡王耳，示尝封颍川郡王。颍乃王封，升军额非谬也。

李文定公参知政事，曹利用为枢密使。一日宰相冯文懿公在告，阁门以利用为班首，文定亟前谓阁门吏曰：“但道参知政事李迪以下起居”，时议壮之。（阙书名）此王沂公与曹利用争宫观使班也。时冯文懿久已薨，国朝参知政事亦无位枢密使上者。蒋实甚误。

王荆公执政时，上元夜，其家于宣德门棚上观灯，有亲事官于棚下喧哄，诸弟令押赴开封府，而荆公不知也。杨景略谓两府判，云执政家所送当便与行遣，于是两府判不立案，各断臀杖十七。中官张若水奏之，荆公闻，急请治开封府官吏。盖禁围亲事官，非开封府当决。上怒两府判，皆赎金。（阙书名）此熙宁六年事也。其实荆公从上观灯，乘马入宣德门，卫士呵止之，捃伤其

马。荆公怒白罢句当御药院内侍，又执卫士十人付开封杖之。已而，御史蔡持正言，宰相下马失其处，卫士所当呵，而府官乃科以不应为之法，由是两府判皆罚金。荆公犹不平，力求解政，上遣元泽谕解之，乃出视事。蒋误也。

薛文惠公相太祖，尝请建储。太宗即位，召问公，且诘之曰：“独不闻太后遗诏乎？”公曰：“此母子私恩，臣之所言万世大法也。且太祖皇帝已误，陛下无容复误也。”太宗不能夺。（阙书名）按，“太祖已误”，乃赵韩王答太宗语也。